



2024 年

欧美关系走向 年度报告

上海欧洲学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

本报告各章所陈述的内容，代表每位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上海欧洲学会或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观点。

2024 年 12 月

统 稿:戴程娟

校 对:戴程娟肖晓高嘉璇冯菊秋陈楚珩王乐陶

封面设计: 钟婧轲

序 言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可能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美欧关系作为维护西方世界秩序的关键支柱，其动态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大西洋两岸的社会面貌，也是衡量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标尺。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与欧洲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构建了欧美同盟关系，这种紧密关系在冷战期间达到了顶峰，构成了与苏联阵营对峙与角逐的关键力量。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特别是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环境深刻变革，美欧关系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和重塑。

近几年，美欧关系总体呈现出新的态势。一方面，拜登政府修复了此前特朗普任内对美欧关系造成的损害，双方在经贸、安全、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上展现出日益增长的合作意愿。2022年2月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后，双方在一直龃龉不断的北约军费分配问题上也渐渐达成一致，“北约从未如此团结……西方变得空前团结”；但另一方面，美欧在经济贸易模式、内部治理原则、应对新兴技术发展等方面的立场差异也日益凸显，这些分歧不仅考验着双方的合作基础，也为未来的关系发展埋下了不确定因素。

2024年是美欧双方的“选举年”，6月，欧盟选民选出了新一届的欧洲议会，并接着组成了新的欧盟委员会；11月，美国大选结果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新一届向右转的欧洲议会，推出的冯德莱恩 2.0，遇上以“美国优先”起家的特朗普 2.0无疑会让美欧关系的轨迹进一步复杂化。

首先，要理解美欧关系未来的走向，必须审视拜登政府在任期内对美欧关系修复的成效及其限度，以及2024年——即拜登执政的最后一年——为这段重要伙伴关系留下的“遗产”。自上任以来，拜登高度重视跨大西洋关系，致力于弥合特朗普时期政策对美欧同盟造成的裂痕。他将重塑和调动这一联盟的各种举措视为增强美国对外竞争力、恢复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策略之一。特别是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拜登政府通过一系列举措显著加强了北约的实力和影响力。美国成功推动北约的扩张，并增加了军事开支，确保驻扎在欧洲的美军人数超过10万人，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美国还借机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潜力和国家能力，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对俄罗斯实

施严厉经济制裁，美国引领西方社会将俄罗斯拖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冲突，并破坏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潜在的合作空间。乌克兰问题成为拜登时期美欧关系积极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面对所谓的共同安全威胁，双方迅速协调立场，对俄实施了联合制裁措施，并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这种紧密协作不仅增强了双边关系，也为应对未来挑战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拜登政府留下的美欧关系更具韧性。不难发现，进入 2024 年，由于美国和欧洲忙于内部选举，高层领导人的互动有所减少，但负责具体事务的技术官员之间的交流却明显增加。这表明美欧关系正逐步摆脱过去“口惠而实不至”的局面，转而建立更加实质性和机制化的合作模式。这种依赖技术官僚的机制化合作方式，有助于增进美欧关系的稳定性。它不仅能够有效应对短期危机，还为欧美长期战略合作打下一定桩基。

其次，特朗普时隔四年再次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离任后再度当选的总统。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美国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也将对美欧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相较于拜登政府强调“共同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特朗普的新任期预示着一一种更为务实、以成本-收益为核心的互动模式，这无疑将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带来新的冲击与不确定性。

特朗普的外交风格一向以直接和现实主义著称。他不拘泥于传统外交礼仪，而是更注重实际利益的权衡。在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时，特朗普可能会更加频繁地施压，要求欧洲国家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做出让步，特别是，当他认为这些施压行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坚决地实施这些施压措施。这种做法可能加剧双方之间的摩擦，尤其是在贸易和防务开支等敏感问题上。一方面，特朗普曾多次表达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不满，并提出对进口商品征收 10%至 20%的关税，旨在重塑全球贸易秩序。虽然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但欧盟显然不会被排除在外。特朗普长期以来对美欧双边贸易逆差表示担忧，因此，新增关税和要求欧洲与中国脱钩的压力，将使欧洲经济面临更大的挑战。特别是 2025 年 3 月，特朗普最初提出的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休战期限即将到期，届时美欧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谈判结果将对未来的贸易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特朗普过去对北约的批评言论让人对其新任期内对联盟的承诺充满疑虑。他曾公开质疑北约的价值，并批评欧洲盟国未履行财政义务。尤其他在竞选期间提到，将“鼓励”俄罗斯对未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盟友采取行动，这番言论引发了广泛担忧。如果特

特朗普真的决定不遵守北约的核心集体防御条款，这将对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根本动摇。此外，他可能会提出新要求，要求北约成员国的防务支出从目前的 2% 提高到 3% 以上，这对许多已经面临严峻财政压力的欧洲国家来说，将是巨大的负担。另外，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的政策方向仍然不明朗。他的顾问团队内部存在分歧，而特朗普本人对于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一点，则明确表示怀疑，并希望将俄罗斯拉回到谈判桌上。这一立场与拜登政府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导致欧洲在应对俄罗斯的压力时，失去重要的战略支撑。欧盟对于美国政策的潜在转变并非毫无准备，但鉴于欧洲内部政治局势的脆弱性，尤其是特朗普胜选对欧盟内部极右翼领导人的鼓舞，欧盟在应对美国政策变动时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为美欧关系注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他的务实外交策略、对贸易关系的强硬态度、对北约承诺的摇摆不定以及对乌克兰问题的不同立场，都将考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第三，中国问题将继续成为美欧关系演进中的关键因素。从拜登到特朗普，尽管美国采取的手段不同，但遏制中国的意图高度重合。而美欧在这一问题上认识逐渐合流，双方均视中国为“竞争者”或“挑战者”。一系列应对中国的平台和机制也应运而生，但是由于各自内部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美欧的对华政策协调也面临很多问题。相较于欧盟对华的复杂态度，美国国内存在一些“中国优先”的极端倡导者，特别是某些共和党人，将这种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推向极端，认为美国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身上，而忽略其他地区和威胁。这些美国共和党官员，包括传统基金会“2025 计划”的作者，声称他们的“中国优先”方法将把美国的安全、自由和繁荣置于首位，从而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种态度显然与关注欧洲安全的欧盟存在巨大分歧，同时欧盟本身也并不想让其华政策完全失去弹性。11 月 23 日，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伯恩德·朗格表示布鲁塞尔与北京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取消 10 月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高额“反补贴税”。显然，欧盟并不希望在应对中国议题上与美国达成系统性的一致。

然而，总体而言，尽管特朗普的冲击再次袭来，会给美欧关系带来很大的波动，欧盟与美国在对华议题上也难以达成完全一致，且战略自主一直是欧盟的追求，但是欧盟与美国始终是最亲密的盟友，其也不可能在中美之间保持等距。

在此背景下，上海欧洲学会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美欧关系的最新进展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报告将其汇集成册，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多维度、全方位理

解当前美欧关系复杂性的窗口。其中，徐明棋研究员分析了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可能对美欧关系在经贸、安全、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等领域带来的深刻影响与挑战，并探讨了欧盟为此做出的应对准备及未来双方关系发展的潜在方向。龙静研究员总结了 2024 年欧美之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互动，描述了双方在乌克兰危机、贸易、安全等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并分析了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的形势对美欧关系未来走向的影响及欧盟的应对策略。忻华研究员深入分析了 2024 年美欧在技术竞争、经济政策协调、供应链安全及面向第三方区域的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互动，探讨了双方在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的合作与竞争，并评估了这些动态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叶江教授回顾了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1 月初英美关系的变化，特别关注英国提前大选前后苏纳克政府与拜登政府通过《大西洋宣言》加强合作的情况，以及斯塔默工党政府上台后的英美关系新动向。伍慧萍教授分析了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的形势对德美关系在政治、安全和经贸领域带来的挑战与变化，探讨了德国为应对“特朗普冲击”而在大国互动、经济贸易政策及安全防务方面采取的调整措施，以及德国寻求实现德美关系“再平衡”的策略。张红研究员总结了过去一年里法美互动的节奏与特征，特别是在外交、安全防务、技术与经济等领域的双边合作的新进展，同时指出，法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地缘经济竞争仍可能进一步加剧，同时法美对华研判存在明显的分歧。吉磊副教授分析了近一年来美国与南欧国家在安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互动，强调了南欧国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对华政策上的谨慎态度。薄燕教授与合作者探讨了 2024 年美欧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合作进展与分歧，特别是双方在 COP29 会议上的共识及在气候融资、减排目标等方面的不同立场。杨海峰副研究员评估了拜登政府时期欧美之间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发展，指出尽管存在深化合作的趋势，但随着特朗普的再次当选，这种关系可能面临新的挑战 and 不确定性。宋黎磊教授探讨了 2024 年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突出了双方的经贸合作、在 NATO 框架下的安全合作以及多边和双边层面的互动，并讨论了特朗普当选后的影响。沈赟璐老师对过去一年里美国与北欧五国的互动进行了总结，并整理出美国与这五国之间的经贸往来的详实数据。学者们从各个侧面的描述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较全方位的欧美关系各方面的图景。

通过探讨美欧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挑战与机遇，我们希望能够为促进中美、中欧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与洞见。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理

解和把握美欧关系的演变趋势,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丁纯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2024年12月11日 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篇：2024 年欧美在各领域的关系走向	1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欧关系前瞻.....	徐明棋 2
2024 年度美欧技术与经济关系评析.....	忻华 9
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美欧关系走向.....	薄燕 陈雨芃 17
2024 年欧美政治与外交关系回顾.....	龙静 26
拜登执政时期的欧美安全与防务关系.....	杨海峰 31
第二篇：2024 年欧洲主要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走向	40
英国与美国关系新走向.....	叶江 41
美国大选结果影响下德美关系“再平衡”趋势展望.....	伍慧萍 51
法美关系新走向：进展与局限.....	张红 韩鏗 58
第三篇：2024 年欧洲次区域与美国的关系走向	66
2024 年美国与中东欧关系评析.....	宋黎磊 67
美国与南欧关系的当前态势发展.....	吉磊 72
2023-2024 年北欧国家与美国关系态势分析	沈赟璐 张梓翔 77

第一篇：2024 年欧美在各领域的关系走向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欧关系前瞻

徐明棋

一、特朗普 2024 年总统大选获胜后欧洲的反应与担忧

特朗普胜选后，欧盟官员和主要成员国首脑一方面纷纷对特朗普获胜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对特朗普竞选期间对欧盟的一些指责和涉欧政策予以理性回应。目前欧盟和主要成员国处于观望和研判过程中，对于特朗普未来的对欧政策采取了相对其第一任期时更加积极的准备和应对。

对于欧盟而言，特朗普再次上台对其政策冲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对于乌克兰战争的看法和支持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多次表示乌克兰战争不应该发生，要削减甚至停止对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他再次上台后将向乌克兰和俄罗斯施压，促使他们停战。而欧盟委员会和多数成员国虽表示支持停战，但是要在保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停战，否则，则可能鼓励俄罗斯在未来继续动用武力改变欧洲，侵略其他欧洲国家。因此，不能让普京赢得战争仍然是欧盟的诉求。为此，在美国大选局势明朗后，欧盟决定为乌克兰提供 350 亿欧元的贷款，而拜登政府则向乌克兰提供 200 亿美元贷款。资金来源虽然备受争议，是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作为贷款的来源，但是这反映了欧盟与拜登政府正在布局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切断对乌克兰援助导致的不利局面。

11 月 18 日，拜登政府和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宣布允许乌克兰使用他们援助的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突破这个红线也是未来防止特朗普上台后全面撤销对乌克兰的援助，使特朗普的乌克兰政策转向变得不那么容易。因此，特朗普上台后，美欧在乌克兰危机的处理上将会发生重大的矛盾，这对于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将带来重大的影响。

欧盟第二个重要的担忧是特朗普对北约的态度。虽然特朗普没有明确表示要美国退出北约，但是特朗普对北约这一西方军事同盟的热情远远低于欧盟。特朗普认为美国为北约负担了绝大部分开支，保护了欧洲国家安全，但是欧洲国家却没有给予美国相应的回报。所以，在其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就要求北约欧盟成员将国防预算调高到 2% 以上。目前，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基本都达到了这个目标，

面对乌克兰战争的安全威胁，北约甚至提出了要将国防开支进一步提高到 3% 的目标。但是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提高国防开支的目的是要欧洲国家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而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法国、德国等却是要在提高国防开支时，加强和发展欧盟自主国防工业。这些目标与特朗普的北约政策存在矛盾，未来如何演变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欧盟第三个担忧是，特朗普对待欧盟的贸易投资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宣称要对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增加 10% 的关税，这也包括欧洲国家的商品。美国是欧盟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23 年，欧盟对美国出口总额为 5020 亿欧元，进口总额为 3440 亿欧元，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 1580 亿欧元。特朗普从其重商主义的基本信念出发，认为凡是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都赚取了美国的好处，必须要用高关税来取得平衡。由于欧盟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度高，高关税将会打击欧盟的出口，损害欧盟的经济，因此，欧盟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对美国的保护主义高关税进行回应。未来美欧贸易战的可能似乎无法排除。而在拜登政府期间，为拉拢欧盟在对华遏制上与美国一致行动，拜登政府搁置了美欧之间在飞机、钢铁、铝等产品上的贸易争端，缓征了反倾销税。而这些争端随着特朗普上台将会重新被激活。

二、美欧关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将经历深层调整

1.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对主导欧盟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加剧欧盟的右转，激励极右翼的政治力量在欧洲国家崛起。欧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色谱仍然是传统自由主义，中右和中左政党在大多数国家执政。在今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虽然极右翼的政党获得了进展，但是以德国基民盟为核心的人民党团获得 189 席，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获得了 135 席，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中间派政党仍然占主导。中左翼和中右翼虽然在一些政策上存在差异，比如中左翼更加关注劳工的待遇和社会公平，中右翼则更加关心企业家的利益，将经济增长看更重要；但是两者在低碳环保、加强欧盟的地位推动一体化发展、移民和难民政策、维护欧盟边界安全、应对乌克兰危机、维护美欧大西洋盟友关系、应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崛起等方面几乎雷同。这也是中右翼的德国基民盟社民盟与社会民主党曾于 2013 年组成大联盟政府长期执政长达 8

年，在重大政策上能够妥协一致的原因。在当前欧盟经济的长期低迷和面临各种外部挑战的背景下，保护主义和排外情绪在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得以扩展，以反对移民、布鲁塞尔权力扩张和激进的碳减排等诉求为口号的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在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德国等国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 2022 年在选举中获胜并牵头执政，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在今年的大选中获得了 29% 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有望获得组阁权。德国的选择党和法国的国民联盟等极右翼政党在地方选举中也不断斩获，在 202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也增加了不少席位。欧盟的政治图谱右转正在成为大家关注的现象。

特朗普胜选后，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得到了极大激励，一方面对特朗普表示祝贺，期望特朗普上台后在欧盟内部的政治议题上获得其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则制定了更积极的宣传和竞选策略，以便在欧洲推进各自的保守主义思想和政治议题。被列为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更是欢欣鼓舞，表示要加强与特朗普合作，在美欧之间建立交流的桥梁。而特朗普也对欧洲的保守派表示赞赏，期望欧洲右翼保守势力在政治上与其建立跨大西洋的呼应关系。特朗普放松政府管制的政策也会对欧盟试图增加权力、增加监管的倾向造成冲击，令欧盟内部更多国家抵御布鲁塞尔的权力扩张。

2. 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政策改弦易辙将会对欧盟主要国家的内部政策产生冲击和影响。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首先会重新实施严苛的移民政策，甚至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这对欧盟内部主流的政党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特朗普对伊斯兰国家非法移民的限制和遣返，会被欧盟主流的媒体和政党批评为违反人权。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实施的遣返移民政策遭受美国民主党批评，谴责其造成家庭分裂，在欧洲也得到了强烈反响。预计这一问题仍会使特朗普与不少欧盟成员国的自由主义政党发生不快，成为互相批评的对象。

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不再支持电动汽车补贴，不赞成激进的能源转型。而且，特朗普承诺大力支持美国的传统石化能源产业，加大页岩油气的开发并降低能源价格，使美国成为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大国。这对于一心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转型的欧盟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放弃石化能源是欧盟绝大多数中左和中右政党的共识，已经成为目前欧洲政治正确原则，欧洲民众也几乎在长期的自由主义媒体的宣传下接受了这一原则。尽管目前能源转型面临困难，欧盟

的产业界更是饱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之苦，但是反对能源转型也只是少数极右翼政党的呼声，而且更多只是在激进转型与缓慢转型之间的差异。欧盟与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上的分歧，将成为美欧关系未来一个重要障碍。

特朗普政府将会减税并且削减政府的开支，同时也会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规制。目前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正在着手规划削减政府各个部门的开支并且大幅度减少政府的规制。尽管媒体对于马斯克夸口削减 2 万亿美元政府开支的目标持怀疑态度，但是削减政府的各种规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既定目标。这就导致美国企业在市场竞争和经营上获得更多的空间和力量，而美国向来是国内法规至上的国家，双方之间可能产生美国企业经营遭遇欧盟规制的矛盾。在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下，美欧可能在反企业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问题上与欧盟的监管者产生冲突。特朗普已经表态，他将会保护美国企业免于受到不合理的惩罚。而目前对美国互联网巨头采取最多措施的主要是欧盟，苹果、Meta 被欧盟处以巨额罚款。马斯克的 X 平台也遭受了欧盟审查，如被确定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将被征收全球年营业额 6% 的巨额罚款。未来，特朗普政府在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上，与欧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大幅上升。

3. 美欧在贸易投资上的摩擦将会增加。特朗普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在第一任期内就造成了美欧在欧盟出口的钢铝产品和波音空客飞机补贴问题上的贸易争端，双方曾经各自加征对方出口商品的关税，无法达成妥协。直到特朗普下台后，这些贸易争端在拜登政府拉拢欧盟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背景下，采取了双方搁置争议暂缓加征关税的政策，回避了双方的矛盾。目前，特朗普已经宣布他再次上台后将对欧盟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这导致欧盟领导人强烈回应，宣布将采取措施保护欧盟的利益。在美欧贸易中，尽管欧盟有顺差，但欧盟对美进口总额在 2023 年也达到了 3440 亿欧元。如欧盟采取报复措施，对于双方的不利影响将十分重大。因此，日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发话，要欧盟认真对待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不是要针锋相对与美国打贸易战，而是要加大对美国的进口，与特朗普达成妥协。这个观点可能会成为未来欧盟在美欧贸易争端上的解决思路。

美欧之间的双向投资一直是维系美欧大西洋关系的重要纽带。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的数据，截至 2023 年，欧盟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 3.46 万亿美元，

而美国在欧盟的直接投资存量更是高达 3.96 万亿美元。这说明，双方高水平经济开放度使得美欧跨国公司都将对方视为重要的市场，都高度依赖对方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美欧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度超过美欧之外任何经济体。近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美欧去全球化的一些政策举措，导致全球直接投资有所收缩，从 2021 年的 1.5 万亿美元下降至 2022 年的 1.25 万亿，2023 年更是降至 1.07 万亿美元。受美欧本身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双方的直接投资也有所下降，但是，美欧仍然是各自最大投资来源国，近两年各自对对方投资都占到全部外资来源的 30% 以上。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投资格局虽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不会发生逆转，但特朗普对美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不满以及鼓励外资到美国投资的态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欧跨国公司的投资布局。欧盟原来跟随美国出台了外资审查机制，限制了一些跨国公司在欧盟的投资机会，而这些情况会在特朗普吸引外资政策的背景下显得更加不利。美欧在投资政策上的协调将会变得困难，而且在对外资企业的监管政策上，可能会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发生冲突。

4.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将冲击欧盟的对外政策，削弱欧盟的内部团结。 特朗普一直对拜登政府的乌克兰、中东、俄罗斯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再次入主白宫后将会采取众多不同的政策。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已经引起了欧盟的担忧，欧盟已经采取行动防范特朗普抛弃乌克兰。在中东问题上，特朗普亲以态度比拜登政府更加激进，这与欧盟总体上施压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尽早结束加沙和黎巴嫩军事行动的政策相去甚远。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采取更加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欧盟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分歧也将会加大。特朗普秉持与普京对话的态度也与欧盟目前不愿意与普京对话的政策相左，这也将给欧盟的对外政策带来困难。但在欧盟内部，一些中东欧国家，比如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等在乌克兰危机、对俄关系上持有与特朗普类似的看法与诉求，但由于这些国家在欧盟内部属于少数派，对布鲁塞尔的政策影响力极为有限。特朗普再次上台后，这些欧盟内部的不同声音将会变得响亮，从而导致欧盟内部在对外政策上难以协调，欧盟内部团结将会受到更大冲击。

特朗普在对待北约问题上的态度也将会对欧盟的外交政策产生冲击。特朗普不仅要求欧盟提高国防开支，而且要为北约做更多的财政贡献，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欧盟成员国不得不加大国防预算，同时产生了加快构建欧盟自主的共同防

御力量和国防工业体系的迫切需求。如果中长期内欧盟真的构建了一定规模的自主防务力量，建立较完整的国防供应体系，那么欧盟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程度将会降低，欧盟在区域安全和全球战略上也就不会处处以美国马首是瞻，法国一直试图建立的战略自主就会逐步实现，美欧中长期关系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5. 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问题上的冲突会强化。 欧盟目前已经对特朗普可能退出巴黎协定、不再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表示担忧，并且试图团结更多的国家继续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应对气候变化公约。美欧在这个领域内的博弈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激化。

在 WTO 改革问题上，欧盟与拜登政府曾达成了一些共识，以改革补贴规制和重新界定发展中国家和相关的优惠待遇为核心来推进 WTO 的重塑和改革。然而，特朗普认为 WTO 妨碍了美国实施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要完全边缘化 WTO。在其第一任期内美国拒绝聘选 WTO 上诉机制法官导致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在其第二任期内，美国甚至可能拒绝选任 WTO 总干事，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导致 WTO 的功能无法运转。在其他全球治理平台的对话和合作机制上，比如 G20、APEC 等，特朗普也会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参与，不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而是从狭隘的美国利益出发来对待全球治理问题。特朗普会更加倾向于用美国的实力来对不愿意听从美国意愿的国家进行单方面施压和制裁，全球治理规则体系将会遭到破坏。而这是欧盟不愿意看到的，欧盟不具备美国的强硬实力，因而更愿意在多边体系中发挥其软实力，用规则束缚国际社会行为体，从而实现自身利益。

在 IMF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特朗普也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和稳定全球市场的努力设置更多障碍，如这些机构的工作被特朗普认为有碍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特朗普可能会使用美国在这些机构的否决权。例如，在金融稳定理事会对全球体系重要性银行的监管、管控跨境资金流动和反洗钱监控、全球央行合作进行金融危机救助和预防、私人加密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政策协调等议题上，特朗普政府可能不会愿意承担任何责任，而在这些领域欧盟更倾向于开展国际合作。因此，美欧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关系将变得复杂，将给全球治理带来更多的挑战。

三、美欧大西洋盟友关系仍然会得到维持

尽管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美欧关系将经历更多的挑战和调整，欧美的传统盟友关系将经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这一联盟关系对于双方都极其重要，因此并不会出现大的倒退。由于美国总体政治经济实力远超欧盟，最终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包括德国法国以及其他主要成员，都会通过妥协来适应特朗普的基本政策和要求，欧美仍将在其他各种国际政治事件和重大问题上协调并保持一致。拉加德呼吁欧盟购买美国更多的能源和商品来与特朗普达成妥协便反映了这种心态和未来美欧关系的发展趋势。

在一些地缘政治热点博弈问题上，比如，在有关中国南海、东海和台湾问题以及对华贸易问题上，美欧仍然会保持相当高度的一致性。在压制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接受更多美欧商品进口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与欧盟大多数成员国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会采取共同行动和政策。这一点我们仍需要有清醒认知。

美欧盟友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和规则建立的重要基础。尽管特朗普保守主义理念和政策与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政策有重大的差别，但仍然属于基本的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两大派别，不会脱离基本的窠臼。尽管自由派危言耸听地将特朗普描绘成独裁者，但特朗普无法长期执政，也无法摆脱美国国会的监督。而美国经济界、媒体、非政府组织、民间与欧洲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宗教联系根深蒂固，盟友关系的建立并非哪个党派或个人能够逆转。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上台后美欧大西洋盟友关系破裂甚至崩塌是不现实的。然而，美欧盟友关系会出现裂缝，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裂缝来改善与欧盟的合作，共同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稳定，拓展中欧共同利益。而且，中国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的关系也同样既存在更严峻的挑战，也同时会有合作空间和可能。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也已经可以使得我们在三边关系中伺机而动，掌握博弈主动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

2024 年度美欧技术与经济关系评析

忻华

2024 年是美国与欧洲的政治权力更迭之年，大西洋两岸都在经历新一轮的政治洗牌。在本年度，美国举行总统选举，欧盟举行欧洲议会选举，北约也进行了换届，同时欧洲内部至少 14 个国家也都先后举行了议会大选，其中既有比利时和法国这样的欧盟核心成员国，也有英国、葡萄牙、匈牙利、芬兰、奥地利等欧洲大国或次区域重要国家。虽然美国总统和欧盟委员会的换届都已尘埃落定，然而新的政治生态尚在酝酿之中，各方势力正在互相试探，经济运行与社会生态的新机制也正在潜滋暗长之中。人们惴惴不安地眺望地平线上的风云开阖，中国对美与对欧关系也蒙上了沉重的阴影。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美欧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美欧在国际技术与经济竞争中的力量对比与战略认知

2024 年里，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信息通信为代表的“新兴颠覆性技术”进一步加速发展，导致国际地缘战略竞争更趋激烈。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中东战事、印太沿海争端都在持续延宕，在欧亚大陆的外围，冷战时代美国地理学家斯帕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和英国地理学家伊斯特所说的“破碎地带”进一步碎片化，不同阵营之间的战略对抗也在进一步加剧。美欧政治精英和战略研究界从“新冷战”和“去风险”的视角出发，对国际技术与经济竞争的方向与特征进行了密集的研讨。2024 年 10 月 24 日，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将当前的时代特征概括为各大国“正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开展战略竞争”，并认为在当前时代，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制高点”的控制，将直接决定中美竞争的节奏与方向。拜登政府在 2024 年 1 月 14 日出台的《美国国防产业战略》和 10 月 24 日出台的《推进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备忘录》都一再强调，如果不能掌控最新技术，美国将输掉“与对手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

在美国的影响下，欧洲的政治精英也在频繁研讨，意图使欧洲在当前这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提升地位。然而与美国相比，欧洲发展缓慢，疲态尽显。世界

银行的数据表明：2011年欧盟（不包括英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到了2020年，欧盟的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73%，到了2023年，欧盟的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67%。国际商业咨询机构Koyfin公司在2023年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数字平台、信息通信和芯片设计与制造领域，2023年美国规模最大的7家科技公司与欧洲规模最大的7家科技公司相比，前者的年度收入总额是后者的近13倍。而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可谓雪上加霜，将欧洲拖入能源危机的泥潭，使欧洲不仅至今经济持续低迷，而且呈现出产业空心化加速的态势，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024年2月，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所做的统计显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截至2023年11月，美国对制造业的基建投资金额是欧盟的20.25倍，美国政府和企业向先进制造业、数字通信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总额达到近四万亿美元，远超欧盟及其成员国能够投入的资金额度。而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欧盟制造业总产出减少了5.8%，其中资本品的产出减少了8.7%，2024年上半年欧元区的制造业产出同比减少了2.2%。**面对当前的颓势，欧洲政治精英和战略研究界忧心忡忡，形成了三层战略焦虑：**

第一层是“竞争力焦虑”。2024年4月和9月意大利两位前任总理莱塔和德拉吉分别推出报告，代表欧洲财经界和政界向即将上任的欧盟新领导层施加影响，而“竞争力”成为其中核心关键词；7月18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推出新一届任期的政治纲领，“竞争力”一词也出现了30多次；11月27日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表示新一届欧委会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出台《欧盟竞争力指南针》文件。在当前，提升欧洲国际技术与经济竞争力一事，已成为刚上任的欧盟新领导层的当务之急。**第二层焦虑，着眼于对供应链“韧性”的追求。**近年来欧盟经济遭受域外地缘政治斗争的多次冲击，出现反复震荡。欧盟迫切希望，在经济运行的各环节能避免出现资源能源急剧短缺、或制成品销售价格剧烈波动的情形，以维护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新冠疫情初期的医疗物资短缺的经历，2022年2月的俄乌冲突引爆的欧洲能源危机，同一时间里拜登政府借助《通胀削减法案》吸引欧洲制造业资本流向美国而导致的乱象，都使欧洲政治精英越来越将供应链“韧性”视为经济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层焦虑，聚焦于“新型资源”。**在目前这一轮国际技术竞争中，数字平台产业的运行中即时生成的数据，和支撑“新兴颠覆性技术”持续升级的关键原材料，成为各方竞相争夺的关键资

源，其战略价值远超工业化时代的油气资源，在获取此类“新型资源”过程中的协调，成为美欧双方战略协调的机制化和常态化的重要推手。

二、美欧在技术、产业和供应链领域的互动协调

2024 年里，美欧继续利用“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等双边与多边协商平台展开互动。不过，由于双方都要面临内部权力更迭带来的压力，因而美欧双方会谈的频率和级别相较 2023 年有所下降。对拜登政府和冯德莱恩领导的欧委会而言，2024 年都是其任期的最后一年，双方在这一年里都在不断完善产业政策的总体架构，加紧出台新的具体政策和实施细则，同时继续开展双边沟通与磋商，以便进一步拓展和巩固“战略性价值链”，提升自身在国际战略竞争中的位置。

美欧双方高度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动态，并开展双边协调。美国方面，拜登政府早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就出台了《关于安全、稳定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即 14110 号行政命令，强调美国要引领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标准 and 行业规范的制订，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上能持久占据全球领先地位；2024 年 10 月 24 日又发布了《推进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备忘录》，从地缘竞争和国家安全的角度确立了美国官方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目标、政策架构和运行机制，规定了美国政府各部门协调配合的机制，这份文件被视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份系统的人工智能战略文件。欧洲方面，2024 年 8 月 1 日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在技术层面的具体问题上的规定与美国相似，但更注重防控那些可能导致技术系统与社会生态出现急剧震荡的风险。欧盟在 2024 年 10 月 16 日发布《提升欧洲竞争力的研究、技术与创新》报告，10 月 17 日推出《关于网络服务器和云计算的数字体系实施细则》的草案，步步推进产业政策。同时，美欧也在加强协调，意图联手建立由自己主导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的全球体系。早在 2023 年 10 月 30 日，美欧双方就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启动了关于人工智能引导性准则的“广岛进程”，意图在西方七国内部针对那些高端研发机构确立统一的准则。2024 年 4 月 5 日美欧双方又在“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上约定，共同出版第二版的《人工智能分类与术语标准目录》。

在资源能源领域，美欧的相互影响和协调也在加强。一方面，美欧都在持续推进针对关键原材料的立法。2024年9月20日拜登政府出台了《关于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情况说明》，11月18日《关键矿产一致性法案》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并进入参议院的讨论议程。而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法案在2024年5月23日正式生效。同时，美欧双方在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MSP）平台上的互动也在增多，并联手吸引更多国家进入这一平台，加入美国主导的聚集关键原材料的全球协调机制。2024年里，“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架构召集了至少三次副部长级以上级别的会议，并在11月5日建立起“矿产安全伙伴金融网络”，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美国的主导下相互协调，共同投资一些大型项目，以支持关键矿产的开采。在美欧的共同推动下，拉美、非洲、中亚、亚太和中东欧的15个国家在2024年加入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论坛机制。同时，美欧能源协调也在推进，2024年3月15日“美国-欧盟能源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

在供应链安全领域，美欧都有多项新举措出台。拜登政府在2023年11月27日组建“白宫供应链韧性理事会”并出台了30多项举措，意在确保境外供应链的稳定运行。2024年6月21日，“白宫供应链韧性理事会”出台14123号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各部门之间加强协调，共同确保美国供应链安全。欧盟方面，2024年6月13日，《加强欧洲净零排放技术的生产体系的措施框架》法规文本正式生效，该法规针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带来的震荡，以补贴等形式稳定欧盟境内制造业的运营。7月30日，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尽职调查的指令》，该法规也被称为“欧盟供应链安全法案”，旨在管控企业跨越欧盟边界的生产运营活动。同时，美国和欧盟分别在2024年1月14日和3月5日出台了各自的国防产业战略文件，为维护军工制造业的外部供应链而确立了多项措施。在“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于2024年4月5日和9月17日举行的双边会谈中，双方对供应链安全，特别是“战略供应链”的安全，进行了集中磋商和探讨。

三、美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互动协调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继续强化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

以便压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消除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2024 年里拜登政府仍在持续出台对华高科技禁运新规，同时还推出了更加严苛的投资审查和贸易保护的措施，阻碍中美之间的商品与资本流动。**2024 年 4 月 17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的造船、物流和海洋产业启动“301 条款调查”，为接下来大幅度提高关税进行铺垫。5 月 14 日，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输入美国的钢铁、铝制品、电动汽车及其电池、太阳能电池、电池原料、半导体、起重机和药品等项产品大幅度提高关税。9 月 12 日，美国众议院启动“针对中国立法周”，加快流程，集中投票，通过了 25 项针对中国的法案，强化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并阻碍中国的信息通信设备和电动汽车等产品输入美国。10 月 28 日，美国财政部出台细则，配合拜登政府在一年前出台的 14105 号行政命令，对美国资本流向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活动，施加更严格的限制。11 月 14 日，“恢复对华贸易公平法案”被引入众议院的讨论议程，是否要取消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成为美国政治领导层热议的话题。12 月 2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 200 多家与半导体产业相关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进一步强化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

就在美国步步为营地展开布局的同时，欧盟亦步亦趋，紧密相随，仿效美国不断出台类似的政策和法规。虽然欧洲在半导体和信息通信等产业领域不具备明显领先的技术优势，因而欧盟可以实际操作的出口管制事项并不多，而且也不掌控对投资的个案的行政审批权，但欧盟在 2024 年里仍然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一方面，**欧盟从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着手，加强宏观制度建设。**2024 年 1 月 24 日欧盟出台了出口管制白皮书、投资审查白皮书和新的投资审查法规草案，将其放入“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倡议”。其中两份白皮书系统阐述了欧盟的战略目标和总体架构，而新法规草案则阐述了欧盟收紧投资审查的规划，即欧盟意图撤销生效于 2019 年的当前投资审查法规，另行颁布新的法规，将审批投资个案的行政权力从成员国层面部分转移至欧盟层面。另一方面，**欧盟凭借高度成熟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工具，持续压制中国企业的对欧出口和投资。**欧盟委员会在 2024 年 2 月 16 日启动对青岛四方车辆厂的反补贴调查，在 10 月 4 日公布了向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征收惩罚性的反补贴关税的最终方案。同时，欧盟在“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于 4 月 5 日和 9 月 17 日两度举行的双边会谈上，针对所谓的中国“非市场政策与实践”，与美国密切磋商，商讨应对之策，以期增强对华

贸易保护主义合作。

四、 美欧在面向第三方区域的经济外交上的互动协调

美欧对供应链安全的高度重视，促使其越来越重视面向第三方区域的经济外交，以便稳定能源资源的外部供应链，维护自身出口与对外投资的市场，与中国争夺对第三方区域的战略影响力。美欧的经济外交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的印太地区、非洲和拉美这三个区域**。此外，在 2022-2023 年的西方七国峰会和 20 国集团峰会等场合，拜登政府提出若干由美欧共同建设的开发援助架构，如“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连通西南非洲内陆与沿海的“罗比多走廊”和“全球基建投资伙伴关系”（PGII）等，同时还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设想。而欧盟同时还在持续推进自己的开发援助架构，即“全球门户”计划，将其定位为配合和支持美国主导的“全球基建投资伙伴关系”的架构。在 2024 年里，美欧针对上述三个区域继续密集开展经济外交攻势，欧盟积极配合拜登政府，协力推进上述设想和开发援助架构的建设。

为在对华竞争中抢占先机，美国紧锣密鼓地开展布局。在印太地区， 2023 年 11 月 16 日拜登政府与中国周边的日韩澳新和泰国、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家举行“印太经济框架”领导人会议，提出了维护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稳定、共同向绿色经济转型等目标。2024 年 2 月 24 日，《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韧性协议》正式生效，美国将这些国家拉进自己主导的供应链安全协作体系。此外，拜登政府继续推进美日韩三方协作机制。美日韩三国继 2023 年 8 月 18 日举行戴维营峰会之后，2024 年 1 月 6 日举行印太事务对话，11 月 15 日再度举行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多次强调要协调一致，共同维护半导体等“战略性产业”的供应链韧性，保障地区经济安全。2024 年 5 月 21 日，美国和日本和菲律宾三方还共同提出了建设“吕宋经济走廊”的设想，打算共同对吕宋地区开展基建投资。**在非洲，** 美国在 2024 年 5 月 23 日宣布肯尼亚为美国的“非北约盟友”，与其共同发表《内罗毕-华盛顿愿景》文件，将其作为协助美国向非洲施加影响的重要伙伴国。**在拉美，** 拜登政府与拉美多国领导人在 2023 年 11 月 3 日发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领导人宣言》，在 2024 年 11 月 15 日访问秘鲁和巴西，吸引拉美国家融入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体系。

在美国影响下，欧盟一方面有样学样，以经济外交开路，以开发援助做敲门砖，促使第三方区域的国家融入欧盟的供应链战略布局，成为其中的战略支点国家，向欧盟稳定地供应半导体、关键原材料和能源；另一方面则配合美国的地缘经济战略，为美国提供侧翼援助。在印太地区，欧盟在 2024 年 3 月 26 日和 4 月 30 日分别与韩国和日本举行了“数字伙伴关系”第二次理事会会议。2024 年 11 月，欧盟还与上述两国分别建立了“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此外，欧盟与新西兰的自贸协定也在 2024 年 5 月 1 日生效。在非洲，欧盟在 2023 年 12 月 18 日与肯尼亚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 2024 年 3 月 12 日向非洲大湖区提供 7 千万欧元的援助，在 4 月 23 日向苏丹提供 8.96 亿欧元援助。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里意大利在欧盟对非的经济外交中表现得很活跃。2024 年 1 月 29 日，梅洛尼政府举办首次“意大利-非洲峰会”，宣称意大利将成为非洲向欧盟输入能源的门户，并公布了援助非洲的“马泰计划”，计划向非洲注资 55 亿欧元。在此背景下，意大利对非洲的投资和援助正在迅猛增长，而美国对意大利在非洲发挥的作用也寄予厚望。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在 2024 年 2-3 月出台了多份研究报告，期待意大利在西方和非洲之间发挥“稳定之锚”、“滩头堡垒”和“前沿据点”的作用，进而在西方阵营和整个非西方世界之间发挥“桥梁建设者”的作用。在拉美，欧盟也在拓展影响，于 2023 年 12 月 9 日与智利签订高级框架协定和临时贸易协定。

五、技术与经济领域的美欧互动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在当前，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的提升，中欧之间的经济竞争也在同步加剧，欧盟对中欧关系的定位已改变，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威胁，中欧关系面临的阻力和困难必然越来越多。不过，由于美欧战略文化的差异，欧盟对华关系不太可能出现中美关系那样的急剧起落，而是会以不易察觉的节奏缓慢趋冷，负面状态会潜滋暗长。当前欧洲受到美国越来越多的影响，美欧在技术与经济领域的协调趋于机制化和常态化，对中欧关系正在产生这样两方面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欧盟实际上在发挥“敲边鼓”的作用，从侧面支持美国对中国的技术与经济遏制，必然会阻碍我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同时也必将严重损

害中欧科技合作。在与“新兴颠覆性技术”相关的半导体、电信设备和计算机等产业领域，中国企业对欧洲的并购、绿地投资和技术吸收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2024年4月以来，欧盟发布所谓“中国经济扭曲情况”的第二份报告，并对中国电动汽车和机车制造企业实施反补贴调查，表明这种趋势正在延续，中欧科技合作正在大幅趋冷。未来中欧双边在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合作和贸易投资的空间都将被进一步压缩，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获取的外部资源将会减少。

另一方面，**欧盟既要逐步推进关键原材料战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又要防范中国对欧洲的投资，防止中国获取欧洲的“战略性资产”，**这表明即便在一般产业的贸易与投资领域，**中欧经济合作也将遭遇更多的阻力。**2020年以来中国企业对欧投资明显退潮。荣鼎集团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的统计显示，2023年全年，中国对欧洲（包括欧盟和英国）的投资总额相比2022年下降4%，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对欧洲的并购总额相比2022年也下降了6.7%。不仅如此，欧洲政治领导层还刻意削减中国企业在欧经营的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丹麦、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英国都已明确禁止本国5G网络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公司的设备，2023年6月15日欧盟对这两家公司的禁令更是雪上加霜。随着欧洲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安全战略的推进，此类阻碍中欧经济合作的阻力会不断增强。

欧洲正在抛弃过去长期尊崇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念，积极参与大国之间聚焦于科技与经济的地缘政治博弈，中美欧战略三角的竞争变局正在迅速演变。放眼未来，中欧资源禀赋的互补性差异和美欧矛盾的长期存在，必然会使欧盟在中美之间长期游移，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两面逢源的位置，因而中欧关系仍有获得改善和向前推进的可能性。有鉴于此，未来中国仍需耐心推进对欧关系，努力拓展双边合作，从而在对美博弈中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大的战略转圜空间。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美欧关系走向

薄燕 陈雨芃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数据，2024 年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近地表温度甚至高于 2023 年。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议程上具有持续重要性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美欧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参与者。美欧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关系既具有重要的双边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多边影响。

虽然美欧之间没有专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对话机制，但是气候变化问题始终深嵌在美欧能源、贸易、技术等领域的对话机制中。在过去的一年，美欧都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在双边关系议程上的地位，继续并深化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双方日益重视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问题。此外，美欧围绕气候变化问题与中国的互动呈现出鲜明特征：一方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联合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另一方面在双边层次上各自寻求与中国的机制化对话与磋商。特朗普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给美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变数。

一、当前美欧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共识与合作

气候变化是美欧双边关系议程上具有持续重要性的议题。双方围绕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内容得到进一步扩展，合作程度进一步加深。

第一，双方寻求跨大西洋能源合作与欧美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承诺的协同性。

美国-欧盟能源理事会（U.S.-EU ENERGY COUNCIL）虽然是在政治和技术层面协调战略能源问题的主要跨大西洋论坛，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该论坛的一个重要议题，并且美欧认为跨大西洋能源合作与欧美到 2050 年在国内和全球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共同承诺相一致。

美国和欧盟在 2024 年 3 月第 11 届美国-欧盟能源理事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理事会对《巴黎协定》下首次全球盘点的结果认可，呼吁所有《巴黎协定》缔约方在下一次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雄心勃勃的、全经济范围的减排目标，涵盖所有温室气体、行业和类别，并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保持一致。

该理事会还强调，世界需要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废除化石燃料使用，在这关键十年加快行动，以便在 2050 年之前实现科学的净零排放。在此背景下，理事会重申了全球能源部门逐步淘汰未减排煤炭的紧迫性，特别是停止对新燃煤电厂的投资。理事会承诺将推进 COP28 目标，即到 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产能增加两倍，并将全球平均能源效率的年增长率提高一倍，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层面采取进一步行动。^①可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美欧双边能源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

第二，美国和欧盟承诺在多边和双边层面深化脱碳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合作，补充政策、标准和法规，以向气候中和过渡。

随着美国和欧盟扩大旨在推动脱碳的政策和技术，特别是在难以减排的行业，碳捕获和储存已成为美欧联合合作的重要领域。经过一系列政策交流，美国-欧盟能源委员会确定了两个技术和创新合作领域：二氧化碳运输和碳捕获演示（CO₂ transport and carbon capture demonstrations）。^②这意味着，美欧未来将在这两个脱碳技术领域加强创新合作。

美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双边合作中具有全球目标。例如，美欧能源理事会打算继续推进全球甲烷承诺的实施，包括通过促进有效的全球计划来限制天然气、石油和煤炭行业的泄漏、排放和燃烧，特别关注减少国际交易的化石燃料引起的甲烷排放。该理事会认可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国际甲烷排放观测站作为一个关键的独立甲烷排放数据收集和验证机构，并打算继续支持其倡议，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甲烷伙伴关系 2.0 以及在强大行业参与下的甲烷警报和响应系统。^③

展望未来，在上述联合活动的基础上，美国和欧盟打算继续加强两国的战略关系，以确保能源安全，调整政策，以加速全球向气候中和的过渡。

第三，美欧在“美欧贸易技术理事会”（TTC）机制内加强气候变化合作。

美欧在 2024 年 4 月发布的“美欧贸易技术理事会”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合作的愿望，希望以此合作计划推动美国和欧盟向气候中性经济转型方面的合作。^④在

^① Joint Statement by the U.S. and EU following the 11th U.S.-EU Energy Council, <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joint-statement-us-and-eu-following-11th-us-eu-energy-council>

^② Joint Statement by the U.S. and EU following the 11th U.S.-EU Energy Council, <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joint-statement-us-and-eu-following-11th-us-eu-energy-council> 1

^③ Joint Statement by the U.S. and EU following the 11th U.S.-EU Energy Council, <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joint-statement-us-and-eu-following-11th-us-eu-energy-council>

^④ “U.S.-EU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4/05/u-s-eu-joint-statement-of-the-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3/>

建立跨大西洋绿色市场方面，2024 年 1 月 30 日，美欧联合两国的利益相关方，举办了“打造跨大西洋绿色市场”活动，收集了各方的提案并探索潜在合作途径。

^①在清洁能源转型合作方面，美欧双方将在可持续供应链上开展合作，包括太阳能等战略供应链；此外美欧清洁能源对话机制也在继续开展工作，双方计划分享有关各自公共激励计划的具体信息并探索建立互惠磋商机制。^②美国和欧盟还推进了跨大西洋电动汽车的合作，发布了第二份美欧对于电动汽车行业的联合技术建议，是“政府资助实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跨大西洋技术建议”的补充，旨在推进美欧双方在电动汽车上的沟通和协调。^③

此外，美欧还在部门层面上展开对话。2024 年 6 月，欧洲对外行动署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在布鲁塞尔进行了双边对话，双方讨论了气候危机和环境恶化对全球和平、安全和防御产生的影响。这次对话也是美欧首次在部门间针对气候与安全问题进行讨论，双方同意在未来探讨建立定期的对话机制。^④

第四，气候变化也是 G7 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2024 年 6 月拜登与冯德莱恩均出席了 G7 会议，重申了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并在 G7 层面讨论了两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议题。其一是非洲与可持续发展议题。G7 国家承诺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并与七个非洲国家一起推出“非洲能源增长倡议”，旨在发展非洲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供应链。G7 还称该倡议将与各利益攸关方合作，包括各国政府、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社区团体；它还将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包括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国际能源署。

^⑤其二是能源、气候与环境议题。七国集团在 2024 年的峰会领导人公报中重申了应对气候变化、污染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三重全球危机的决心，包括提交雄心勃

^①同上。

^②同上。

^③ “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Factsheet for the Joint Report on Electro-mobility and Interoperability with Smart Grids”

<https://www.energy.gov/ia/articles/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factsheet-joint-report-electro-mobility-and>

^④“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 Union Dialogue on Climate and Security”,

<https://www.state.gov/the-united-states-european-union-dialogue-on-climate-and-security/>

^⑤ “G7 Leaders’ Statement on Energy for Growth in Africa”,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4/06/14/g7-leaders-statement-on-energy-for-growth-in-africa/>

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①七国集团还将致力于统筹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危机和地缘政治风险；重申了保持全球气温上升 1.5 度阈值的目标。^②

第五， 2024 年美国 and 欧盟制定和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政策，联手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美国方面，2024 年 5 月 14 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对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计算机芯片和医疗产品等中国进口商品进一步提高关税。5 月 22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关税的一些细则内容。其中包括：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电池部件（非锂离子电池）的关税从 7.5% 提高到 25%，电动汽车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100%，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的关税从 7.5% 提高到 25%。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半导体关税从 25% 增加到 50%。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非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的关税从 7.5% 提高到 25%。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美国拟议的对华关税上调“包括中国瞄准主导地位的产品，或者是美国最近进行重大投资的行业的产品”。对此，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中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我们的权益”，并称加征关税“不仅将破坏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合作，而且会大幅推高美国进口商品的成本，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更大损失，让美国消费者付出更多代价”。

美国不仅用“中国产能过剩威胁全球工厂生存”来为自己开脱，甚至还试图拉拢欧盟采取相应措施。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呼吁美国和欧盟“团结一致”应对中国的产业政策。

欧盟方面，2024 年 6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纯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针对不同电动汽车生产商，具体关税额从 17.4% 到 38.1% 不等。2024 年 10 月 29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终裁方案（终版）文件，宣布在原有 10% 税率的基础上，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的 17%—35.3% 的反补贴税，为期五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 2024 年 10 月 30 日例行记者会强调，在没有业界申请的情况下，欧盟机构执意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并加征高额关税，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将损害

^① “G7 Leaders’ Communiqué - Borgo Egnazia, Italy”,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4/06/14/g7-leaders-communicue-borgo-egnazia-italy-13-15-june-2024/>

^② “G7 summit, Borgo Egnazia, Apulia, Italy, 13-15 June 202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meetings/international-summit/2024/06/13-15/>

中欧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损害欧洲消费者利益，损害欧盟绿色转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①同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多次指出，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合规之处，是以“公平竞争”为名行“不公平竞争”之实的保护主义做法。^②2024年11月19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德国总理朔尔茨会面，表示中方始终坚持通过对话磋商解决分歧，希望德方继续为此发挥重要作用。^③朔尔茨表示希望欧中通过对话谈判尽快解决电动汽车问题，德方愿就此作出积极努力。^④

总体来看，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更高关税势在必行。相比较而言，美国更为坚决和苛刻，同时试图拉拢欧盟联合行动。欧盟内部却存在不同的声音。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日前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欧盟不会效仿美国全面加征对华关税，“我们希望降低风险，而不是与中国脱钩。”她还指出，欧盟要量身定制对华关税，“关税水平将与造成的损害程度相对应”。同时，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也存在观点的分歧，法国希望征收高关税以保护国内汽车行业免受廉价中国汽车的冲击，而德国反对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额关税，因为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拥有大量市场份额，并与中国科技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⑤

二、美欧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竞争态势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推出后，引起了欧盟各国极大的愤怒和反对。欧盟起初通过外交努力与美国进行协商未取得实质性后果，于是推出了“绿色协议产业计划”作为欧盟集体针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回应。2024年，美欧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竞争仍然延续了此前的态势。

首先，2024年欧盟先后生效了两项法案，旨在保护并加速欧洲零碳产业的发展，以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给欧洲工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确保欧洲企业在清洁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① 2024年10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202410/t20241030_11518445.shtml

^② 欧盟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 中国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4/10-31/10310995.shtml>

^③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新华社，2024年11月19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6158992289068055&wfr=spider&for=pc>

^④ 同上。

^⑤ “US and Europe Drive Different Roads to Confront Chinese Electric Vehicles”，
<https://cepa.org/article/us-and-europe-drive-different-roads-to-confront-chinese-electric-vehicles/>

其一，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于 2024 年 4 月 7 日正式生效。该法案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本土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独立性，增强战略自主性，大幅降低对单一国家进口的依赖。该法案具体制定了欧洲本土采掘、加工和回收战略原材料的目标，鼓励欧洲域内关键原材料来源多样化，简化项目许可程序，评估供应链风险，促进关键原材料循环产业发展。

其二，《净零工业法案》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生效。为确保自身的绿色转型不因战略依赖而面临风险，欧盟出台《净零工业法案》，设定 2030 年制造能力目标和简化净零技术的监管框架，旨在成为这一领域的工业领导者。该《法案》提出到 2030 年欧盟本土净零技术制造产能达到欧盟部署需求的 40%，支持商业上可行或即将进入市场的战略性净零技术，并采取多项促进净零技术投资的举措：包括：精简对净零战略项目的行政和许可程序；创建协调欧盟行动的平台；支持碳捕集和封存项目，提高二氧化碳注入能力；部署可再生能源的公共采购程序；在拍卖中引入可持续性和弹性标准以及促进市场准入等等。该《法案》的生效有助于确保欧盟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提高欧盟制造能力，避免过度对外依赖。

第二，美欧分头寻求并加强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机制化合作。

2024 年，美欧出现同时寻求与中国加强气候变化合作的势头。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对话机制于 2023 年 7 月正式恢复后，双方即于 2023 年 11 月 达成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2024 年 5 月 8 日至 9 日，中美“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和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共同主持。会议回顾了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围绕《阳光之乡声明》中确定的能源转型、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毁林、低碳省/州和城市等合作领域开展深入讨论，并就与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巴库成功举办相关的多边议题展开合作。双方分享了各自气候政策和行动的经验与挑战，旨在有效应对气候危机及其影响。2024 年 9 月，中美“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双方继续就解决气候危机进行讨论，包括实施各自 2030 年国家自

主贡献和准备各自 2035 年国家自主贡献。^①双方欢迎在中美“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下已开展的技术和政策进行对话，包括能源转型、甲烷、循环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率、低碳可持续省/州和城市四个专题小组下的相关交流，并期待继续交流。

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气候互动更具机制化特征。2020 年 9 月，中欧领导人线上会晤，双方同意建立高层环境与气候对话机制。截至 2024 年末，中欧已召开五次中欧高层环境与对话，展现出持续性与机制化的合作特征。在 2024 年 6 月举行的第五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中，中方表示中欧双方在绿色转型中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要有效发挥高层对话机制作用，求同存异，相向而行，保持环境与气候合作积极势头，深化中欧绿色伙伴关系，深入挖掘重点领域合作潜力，加强绿色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塑料污染控制、化学品环境管理等领域互学互鉴，并希望欧方增强环境气候和经贸领域对华合作政策的一致性，避免因经贸摩擦迟滞绿色转型进程，避免设置绿色壁垒干扰正常经贸合作。欧方则赞赏中方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有力举措和明显成效，愿同中方深化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引领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欧方重视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愿同中方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双方有关部门还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等议题进行对话交流，梳理第四次高层对话以来的务实合作成效，讨论下一步合作举措。

第三，美欧在 COP29 中的共识与分歧。

COP29 于 2024 年 11 月 24 日闭幕，达成了名为“巴库气候团结契约”的一揽子平衡成果。首先是谈判达成一项新的气候融资协议，即《气候融资新集体量化目标》，该协议确立的新目标是到 2035 年每年筹集至少 3000 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②另一项成果是各国就《巴黎协定》第六条下国际碳市场机制达成一致。这标志着《巴黎协定》第六条国际碳市场机制运行细则已经明确。

这意味着包括美欧在内的缔约方在巴库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中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也存在分歧。

^①“Second Meeting of U.S.-China Working Group on Enhancing Climate Action in the 2020s”, <https://www.state.gov/second-meeting-of-u-s-china-working-group-on-enhancing-climate-action-in-the-2020s/>

^② “COP29 UN Climate Conference Agrees to Triple Fin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tecting Lives and Livelihoods”, <https://unfccc.int/news/cop29-un-climate-conference-agrees-to-triple-finance-to-developing-countries-protecting-lives-and-livelihoods>.

首先,在气候融资方面,欧盟和美国都对 3000 亿美元的资金承诺表示同意,但双方都面临供资困境。欧盟目前是最大的国际气候融资提供者,2023 年贡献了 286 亿欧元的公共气候融资,并额外动员了 72 亿欧元私人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欧盟气候援助的意愿一直较强,但最近几个欧盟国家如法国、瑞典等主要援助国近年来都大幅削减了援助预算,导致可用的公共财政资金减少。^①美国提供气候资金的意愿一直不高且具有反复性,2024 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的 2024 财年支出法案中,仅有 10 亿美元专门用于国际气候项目。^②

其次,欧盟在 COP29 上主张主要经济体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的力度,以实现 1.5°C 的温控目标,而美国不太可能接受这个倡议。

在巴库气候大会上,欧盟气候行动专员沃普克与立场相近的国家的代表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强调他们致力于实现与 1.5°C 轨迹相一致的国家自主贡献。沃普克指出,“欧盟及其成员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雄心勃勃的合作伙伴站在一起,重申我们致力于提供与 1.5°C 路径相一致的国家自主贡献。我们呼吁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主要经济体,提高各自国家自主贡献的雄心,以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但是特朗普当选美国下届总统,意味着美国未来在国家层次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立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甚至出现倒退的可能,极不可能如欧盟倡议的那样,提高国家自主减排贡献的力度。

三、结语

2024 年 6 月 27 日,欧盟峰会完成高层领导人任命,冯德莱恩开启第二任期。峰会还确定了 2024 年至 2029 年的欧盟战略议程,确定了未来五年的政治优先事项,其中提高了安全和防务的重要性,增加了欧盟竞争力的新元素。^③冯德莱恩承诺在其第二任期初期推出新的“清洁工业协议”,以引导投资流向能源密集型行业,从而支持欧盟的工业脱碳、增长和竞争力目标。^④

美国大选后,特朗普当选新一届总统。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① “France slashes €1B more from aid budget”,

<https://www.devex.com/news/france-slashes-1b-more-from-aid-budget-108393>

^② Joe Thwaites:“How the U.S. Can Still Meet its Global Climate Finance Pledges”,

<https://www.nrdc.org/bio/joe-thwaites/how-us-can-still-meet-its-global-climate-finance-pledges>

^③“Strategic Agenda 2024-2029:Continuity or paradigm shif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EPRS_BRI\(2024\)762849](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EPRS_BRI(2024)762849)

^④ “Von der Leyen Pledges New Clean Industrial Deal in New Mandate as EU Commission President”,

<https://www.esgtoday.com/von-der-leyen-pledges-new-clean-industrial-deal-in-new-mandate-as-eu-commission-president/>

的核心政策将会出现调整甚至转向。根据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宣传的能源和气候政策，美国可能会再次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出现大幅倒退，并在国家层次采取消极的气候政策和行动。^①这为美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关系带来新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也将影响到气候变化领域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大多边进程。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 “Trump’s comeback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U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https://www.bruegel.org/first-glance/trumps-comeback-and-its-implications-eu-climate-and-energy-policy>

2024 年欧美政治与外交关系回顾

龙静

2024 年，欧美政治关系可以用“稳中求进”和“焦虑不安”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方面，“稳中求进”是对欧盟与美国拜登政府政治高层相互往来，对话机制如期开展等现实情况的评价。另一方面，“焦虑不安”是双方展望跨大西洋关系未来前景时心理状态的描述。这种心态也引导着欧美关系在这一年中努力向着机制化的方向巩固和发展。

一、“稳中求进”的欧美政治互动

在 2024 年内，美欧之间的政治互动主要依托多边会晤的机会得到实现。例如，2024 年 2 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参加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 60 届慕安会，并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德国总理朔尔茨，通过多边与双边会晤，向欧洲盟友重申美国仍然是可以信赖的力量。2024 年 3 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顺访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就乌克兰、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等进行圆桌会谈。2024 年 6 月，美国总统拜登与欧盟机构即欧洲主要国家元首在七国集团意大利峰会上进行会晤。2024 年 7 月 9 日，北约峰会在华盛顿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出席会议。2024 年 11 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美国总统拜登都出席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另外，美欧之间在一些特定领域设立的对话机制也在持续运作。例如，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第六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5 日至 6 日在比利时召开，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涉及在人工智能（AI）、6G、半导体等领域的合作。2024 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美国和欧盟举行了中国对话第七次高层会议和关于印太地区的第六次高层磋商。

相较于前几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与美国总统拜登之间的频繁往来，2024 年欧美双方互动呈现出以下新特征。

特征之一是，更具象征性意义的最高领导人互动相对减少，但技术层面负责

官员之间的往来明显增多。和 2022 年与 2023 年相比，美国与欧盟最高领导人，即总统拜登和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之间的双边会晤明显减少。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在乌克兰问题、对华战略等议题上已经通过过去的频繁对话建立了较为牢固的共识和互信，也和 2024 年美欧同处大选年有着密切联系。2024 年年初，冯德莱恩宣布将再次参选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6 月初，欧盟内部开启欧洲议会选举，选举结果直接影响到欧委会主席一职将归属欧盟哪家党团。为了确保其所在党团支持其连任，冯德莱恩缺席了 7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这一对跨大西洋关系而言最为重要的活动。同样，美国总统拜登直到 2024 年 7 月才宣布放弃连任竞选，改由副总统哈里斯接替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因此，在 2024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拜登以国内选举为重，没有对欧洲地区开展外交访问。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欧洲的频繁到访。这位被视为有史以来最重视欧洲的美国高级政治官员，在 2024 年内多次访问欧洲，包括 1 月访问希腊和瑞士，2 月访问阿尔巴尼亚和德国，3 月访问奥地利，4 月访问法国和意大利，在布鲁塞尔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共同举行欧盟-美国-亚美尼亚高级别合作会议，5 月先后访问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捷克，6 月访问法国和意大利，9 月访问英国、乌克兰、波兰和法国，10 月访问英国，11 月访问北约、欧盟总部和意大利，12 月访问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与马耳他。

特点之二是，乌克兰问题依然是推动欧美之间频繁对话和强化合作的核心动力。在这一年间，随着俄乌前线战事和美国国内政局的不断变化，双方会晤的频次不断提升，讨论的内容也在不断突破，体现出不断“求进”的急迫心态。2024 年年初，美国对乌支援力度牵动大西洋两岸政治人物的神经。2 月，欧盟不仅在欧盟领导人紧急峰会以“惊人的速度”就未来 4 年向乌克兰提供 500 亿欧元援助达成一致，还通过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之口喊话，希望美国国会尽快跟上，批准对乌克兰的援助。4 月，美国国会最终批准了用于援助乌克兰的 610 亿美元额外资金后，欧美之间又围绕是否没收俄罗斯海外资产用以“补贴”乌克兰展开新一轮博弈。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冻结了俄罗斯约 3250 亿美元的主权资产，并计划利用这些资产的收益支持乌克兰。但是，俄罗斯的海外资产主要集中在欧洲而非美国，这种不平衡性将导致欧洲成为莫斯科报复的重点对象。因此，欧方

一直不愿采取这一可能导致欧俄对抗进一步升级的举措。但是在前方战事越来越不利于乌克兰的压力之下，七国集团在6月14日决定将俄罗斯冻结资产的利息作为担保，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随后，6月24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乌克兰将于7月从被冻结的俄资产收益中获得14亿欧元，并在年底获得10亿欧元。2024年11月，俄乌冲突的前景随着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再次获胜而充满了不确定性。美国拜登政府开启了对乌援助的“冲刺行动”，包括：承诺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前向乌克兰提供7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允许少数美国国防承包商在乌克兰境内工作，以维护和修理美方提供的武器；允许乌军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打击俄罗斯领土内的纵深目标，免除其46.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贷款债务等。在美国的积极行动下，欧方也积极跟进。德国总理朔尔茨于12月初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承诺向乌提供价值6.8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支持。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则代表议会敦促德国紧急向乌克兰提供远程金牛座导弹。

特征三是，欧盟内各成员国对待美国政坛未来变化态度不一，甚至造成了内部的严重裂痕。一方面，欧盟内一些主流政治人物毫不避讳地表达对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的反对和对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个别国家领导人则早早地开启了与特朗普的私下接触，为其未来竞选成功后双边关系的平稳发展铺设条件。例如，2024年4月，波兰总统杜达利用其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工作访问的机会，应特朗普邀请，与其进行了私下会面。7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利用赴美出席北约峰会之际，也前往海湖庄园与特朗普进行会晤。其在特朗普当选后更是表示，美匈关系将回到黄金时代。匈牙利对待特朗普的态度，以及总理欧尔班在匈牙利于2024年下半年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旋即开启对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的访问之旅引发欧盟强烈不满，认为其未经欧盟授权，违反了欧盟条约和公共外交政策。

二、欧方对未来跨大西洋的预判和展望

早在美国总统大选启动之际，欧盟及大多数成员国就对再次参选的特朗普可能回归白宫充满了焦虑。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以“美国优先”为口号，退出多个国际多边机制，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逼迫欧洲屈服，种种严重损害跨大西

洋关系的行为对欧洲盟友而言仍历历在目。在本次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也多次表达了自己对俄乌冲突的态度，扬言要在一日内结束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欧方的焦虑。

随着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欧盟及大多数成员国对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焦虑转化为了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将采取何种对欧战略的焦虑。欧方认为，根据特朗普竞选期间发表的言论，其上任后将对美国的内政外交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和改变，因此给欧洲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全面深刻的：第一，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将极度放大关税在经济政策工具的主导作用，导致美欧贸易成本大幅上升、欧洲工业空心化加剧等问题。第二，能源政策上，转变拜登政府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方向，重新加强传统能源开发生产，放缓欧洲力推的气变行动。第三，放松监管，对欧元及欧洲金融稳定带来巨大风险。第四，在防务领域，改变对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为欧洲承担安全保障主要责任的战略方向。特朗普上台后，还可能迫使欧洲各国尽快提升军事预算比例，并运用自己擅长的“交易外交”，迫使欧洲国家购买更多美国军事武器弹药，换取自己对乌克兰的支持。第五，在诸多科技新疆域，对欧盟的规制权发起挑战。未来，特朗普政府将与欧盟委员会在数字监管方面展开更激烈的博弈。欧方还担心，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导致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此类美欧外交协商渠道失效，难以就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标准等主题继续协调。第六，国际舞台上，特朗普政府将重返单边主义，两大盟友在国际舞台上的距离不断拉大。对欧盟而言，欧盟在绿色问题上制订全球标准的希望将会落空，损害欧盟促进多边合作的雄心。

三、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的政策应对

首先，欧盟称，已经先发制人地制订了一些反制手段，以应对特朗普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欧盟官员透露，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清单，将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迅速且严厉的反击”。2025年3月，美国对欧盟钢铝关税暂停征收延长期满，因此，这场反击可能在2025年1月下旬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后旋即发生。欧盟认为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交易撮合者”。因此，欧盟相信，报复越严重，越能迫使特朗普回到谈判桌上。只有采取实质性报复，才能推动特朗普在第一轮谈判中就达成协议。

其次，大力推进安全一体化和防务能力建设。即将离任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网站发文指出，欧洲正处于危险之中。地缘政治环境正在恶化，冲突和危机在家门口成倍增加。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变得更加不确定。因此，欧洲的幸福和未来不能继续依赖每四年一次的美国中西部选民的情绪。欧盟要提升防务能力等能力，加强自主防御。根据新一届欧委会国防和航天专员库比利乌斯（Andrius Kubilius）近日阐述，欧盟将大幅增加防务预算。2025年即将开启2028-2034年七年财政周期预算的讨论，欧盟将努力缩小与美国在国防采购方面的重大差距，大幅增加在国防和太空领域的融资额度。欧洲投资银行（EIB）已做好准备为投资国防打开大门，加速落实2024年3月出台的欧盟首个《欧洲国防工业战略》，确保在欧洲本土拥有充沛的军事工业。

再者，大力提升欧洲竞争力水平。欧盟有望放松对企业合并的审查，以允许更大的欧洲公司成为欧洲冠军企业。同时，新一届欧委会创业、研究和创新专员扎哈里耶娃表示，将简化和减少欧盟主要研究资助计划“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的繁文缛节，并推动欧盟国家最终实现将GDP的3%用于研究和创新的目标。

但是，欧盟的应对之策或将面临以下挑战。首先，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风格的不确定性。欧盟对特朗普是一个“交易撮合者”的基本判断主要基于其第一任期内与墨西哥、加拿大、韩国、日本及中国的交易记录，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是否仍愿意采取“交易外交”难以断言。其次，欧盟内部会因特朗普执政而更趋团结还是分裂，有待观察。当前，欧盟机构和欧洲各国都在积极寻找与美国未来总统特朗普有效的通话渠道，而右翼政党领导人更可能抢先一步。法国总统已经成功邀请到特朗普于2024年12月7日出席在法国举办的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或成为美法双方“再续前缘”的重要机会。匈牙利、斯洛伐克两国领导人具有明显的亲俄倾向，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在意识形态上都与特朗普关系密切。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出于迫切的安全忧患，也可能通过双边层面向特朗普政府递上“投名状”。这些国家讨好特朗普，接受特朗普要价的可能性都将严重破坏欧盟对美战略的整体性和团结性。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拜登执政时期的欧美安全与防务关系

杨海峰

拜登被称为“最后一位跨大西洋总统”。在其执政时期，欧盟以《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为主要指引，立足战略自主、围绕援乌抗俄，安全与防务的体系和能力不断得到加强。美国陆续出台《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立足维护全球霸权、强调与中俄的竞争对抗，试图继续保持领先的安防体系与能力。欧美重点围绕如何应对俄乌战争及构建安全秩序开展互动，安防关系经历了从调适、加强、深化到迟滞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以防务产业为代表，逐步形成了以北约为主要校准点，自主发展与合作互补并进的态势。但当 2024 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卷土重来，欧美安防关系可能迎来“高光”之后的黯淡。

一、欧盟不断加强安全与防务体系和能力

过去几年，欧盟以《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为主要指引，立足战略自主、围绕援乌抗俄，不断加强其安全与防务的体系和能力。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地缘政治委员会的协调下，得到法德等国积极支持的《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政策文件于 2022 年 3 月正式出台。由于出台之际正值俄乌战争爆发之时，该战略不仅肩负着发展欧盟战略自主的使命，而且被自然赋予了援乌抗俄的责任。战略从安全、投资、伙伴和行动四个主要方面提出有明确时间表的目标任务。

在安全方面，欧盟更新或新制定了包括海洋安全战略、网络防御政策、军事机动 2.0 行动计划、安全与防务的太空战略等在内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同时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力量保证这些战略和政策得以具体落实，提高了其进入战略领域的的能力。

在投资方面，欧洲防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的 2024 年防务支出将达到 3260 亿欧元，占欧盟内生产总值的 1.9%，比俄乌战争前的 2021 年防务支出增长了 30% 以上。2024 年，欧盟成员国的防务投资将从 2021 年的 590 亿欧元增加到 1020 亿欧元，预计 10 个成员国将把其防务支出的 30% 以上用于投资，

这远远超出了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设定的 20% 目标。

在伙伴方面，欧盟从多边、地区、双边多个层面发展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网络。欧盟在 2023 年 3 月和 2024 年 4 月举办了两届“舒曼安全与防务论坛”，以增强自己在安全与防务上的召集力。欧盟将北约作为多边和地区层面的首要伙伴，指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对于欧洲-大西洋安全不可或缺。双方在 2023 年 1 月发表了欧盟-北约合作第三份联合宣言，并于 2024 年 6 月发布了开展合作的第九份实施进展报告，认为双方加强了关系，在所有商定的领域都推进了合作。

在行动方面，欧盟最主要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对乌克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援助，包括设立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支持的欧盟乌克兰军事援助团（EUMAM）。与此同时，尽管欧盟在尼日尔的行动遭受了挫折，但在巴以冲突爆发后，欧盟于 2024 年 2 月成功启动了名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EUNAVFOR Aspides）。该行动确保了欧盟海军在该地区的存在，加强了红海及其邻近海湾地区的海上安全并维护了商船的航行自由。除了此类危机管理任务外，欧盟还加快了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步伐。2023 年 10 月，由 9 个成员国、31 个军事单位和 2800 名军人组成的欧盟部队在西班牙举行了首次实战军事演习。2024 年 11 月至 12 月，由 15 个成员国和 1700 多名军人组成的欧盟部队在德国举行第二次实战军事演习。这些军演旨在提高欧盟部队的战备状态和互操作性，为欧盟在 2025 年建成 5000 人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做好准备。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战略指南针四方面的相关目标任务基本上都按期完成。欧盟的安全与防务体系和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可以说是正在往“真正的”防务联盟方向迈进。

二、美国试图保持安全与防务体系和能力

过去几年，美国拜登政府陆续出台《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立足维护全球霸权、强调与中俄的竞争对抗，试图继续保持领先的安全与防务体系与能力。美国《国防战略》于 2022 年 10 月公布。该战略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者和步步紧逼的挑战，同时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和无端入侵表明其构成了严重威胁。该战略认为，美国可以通过一体化威慑、竞争和建立持久优势等

主要方式，依靠盟友伙伴、推进地区目标，打造一支具有致命性、可持续性、复原力、生存能力以及敏捷迅速等特征的联合部队，在未来决定性的十年里战胜对手、赢得竞争。在一体化威慑、竞争和建立持久优势等方式的指引下，美国拜登政府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举措仍然可以归入安全、投资、伙伴和行动四个方面。

在安全方面，美国密集推出国防部网络战略、太空军综合战略、太空军战略愿景、美海军-海军陆战队一体化：海军部建设优先事项、美国作战海军等众多具体战略政策，为各军种各领域的发展确定方向重点，规划实施路径。

在投资方面，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美国 2023 年的军费支出高达 9160 亿美元，占北约 2023 年军费开支总额的 68%，比 2021 年的 8010 亿美元多出 1000 多亿美元，增长超过 14%。在美国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太平洋威慑倡议”（PDI）作为专项获得 22 亿美元资金支持，而在 2024 财年国防预算中，该专项资金提高到了 91 亿美元。与之相反，“欧洲威慑倡议”（EDI）在 2021 财年的资金为 45 亿美元，在 2024 年降到 36 亿美元，在 2025 年更将只有 29 亿美元。

在伙伴方面，美国拜登政府肯定盟伴作用，强化全球联盟体系，尤其在北约之外着力打造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该安全伙伴关系包括关于核潜艇协议的第一支柱和涉及先进技术和能力的第二支柱。

在行动方面，美国在撤出阿富汗后没有再投入大规模的战斗，其对乌克兰的支持以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为主。尼日尔发生政变后，美军于 2024 年 9 月全面撤出尼日尔。巴以冲突爆发后，红海和亚丁湾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日益紧张，美国在 2023 年 12 月启动旨在维护地区安全和航行自由的“繁荣卫士行动”。但与欧盟不同，美国除了护航行动，还联合英国于 2024 年 1 月开始了多轮打击胡塞武装在也门境内装备和设施的“波塞冬弓箭手行动”。

拜登执政时期，美国通过上述举措在一体化威慑、竞争和建立持久优势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其军事力量相比其他国家仍然十分强大。但从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美国军事力量指数》年度报告来看，美国总体军力指数从 2022 年的“最低限度”级别（marginal）下降到了 2024 年的“薄弱”级别（weak），其中空军军力指数更是从 2021 年的“最低限度”级别连降两级到最低的“极弱”级别（very weak），也就是说美军无力捍卫美国核心利益需求的风险越来越大，

不仅不具备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或冲突的能力，甚至可能连一场都难以应付。美国试图保持安全与防务体系和能力，维持全球霸权的前景堪忧。

三、欧美安防关系经历调适、加强、深化到迟滞的发展变化

从欧美安防体系和能力的整体建设和发展情况来看，欧盟的力量在缓慢变强，美国的力量在缓慢变弱，双方力量差距有所缩小。短时期内，这种力量的小变化难以对双边安防关系产生大影响，但或多或少会对双方的心态甚至判断带来微妙的作用。最主要的是由于俄乌战争的爆发，欧美双方在战略目标、力量重心、路径方式上都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加上拜登这“最后一位跨大西洋总统”的倾向性影响，欧美重点围绕如何应对俄乌战争及构建安全秩序开展互动，安防关系经历了从调适、加强、深化到迟滞的发展变化。

2021年，欧美安防关系在 multicrisis 冲击中调适起步。欧盟及其诸多成员国在经历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欧美关系的大量摩擦和大幅动荡后，在2020年12月迫不及待地发布了《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希望拜登当选总统后，欧美能够基于共同的战略远景并采取全面的安全措施，就安全和防务等事项开展跨大西洋合作。拜登于6月访问欧洲参加欧美峰会和北约峰会。欧美峰会发布《建立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欧美峰会声明》，计划就安全与防务展开专门对话和更密切的合作。北约峰会就“北约2030议程”达成共识，希望开启北约跨大西洋关系的新篇章。但在下半年，欧美安防关系马上迎来了阿富汗仓皇撤退、美英澳组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事件的冲击，遭受负面影响。欧美安防关系高开低走，在调适中起步。

2022年，欧美安防关系在危机推动下迅速加强。2月24日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迅速成为欧美安全与防务领域的优先事项，有力推动了双方的战略协作。欧美与北约发布《战略指南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战略》、《北约战略概念》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政策，积极发展安全和防务力量，试图构建起一种更加互利互补的安全与防务关系。美国总统拜登于3月和6月两访欧洲参加北约峰会。欧美举办首次对俄高级别对话和首次安全与防务对话。美国还牵头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成立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协调各国商议军事援助乌克兰等事宜。欧美安防关系止跌回升，在乌克兰危机推动下迅速加强。

2023 年，欧美安防关系在应对战争中全面深化。欧盟和北约在年初签署了第三份北约-欧盟合作联合宣言，指出双方必须加强合作，将已有的长期合作提升到新的层级，以应对俄乌战争这场数十年来欧洲-大西洋地区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于 10 月赴华盛顿参加了拜登总统任期内的第二次欧美峰会。米歇尔指出当今世界更需要一个强大的欧美联盟来应对巨大的挑战。拜登则表示双方在俄乌冲突等重大问题上都站在了一起。拜登还于 7 月赴维尔纽斯参加了北约峰会，并高度评价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过去几年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作为全球“稳定锚”的重要性得到了确认。欧美举行了第二次安全与防务对话，签署了欧洲防务局和美国国防部之间的行政安排，还在“印太”地区举行了首次联合海军演习。尽管受到美国政党相争加剧等负面影响，欧美安防关系仍在战略认识、制度框架和行动能力等各个层面呈现全面深化之势。

2024 年，欧美安防关系在大选影响下迟滞不前。7 月 9 日，北约于成立 75 周年之际在华盛顿举办峰会。北约华盛顿峰会宣言指出欧盟是北约独特而极其重要的伙伴，双方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北约认识到更强大、更有能力的欧洲防务与北约构成了相辅相成和具有互操作性的关系。拜登在讲话中表示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使北约更加强大，作为全球安全堡垒的北约将确保实现建立一个和平与繁荣的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共同愿景。美欧建立的全球联盟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武器。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到 8 月 31 日，美国已向乌克兰援助 847 亿欧元，其中军援 568 亿欧元，欧洲对乌援助达到 1182 亿欧元，另还承诺援助 741 亿欧元。尽管冯德莱恩在 7 月 18 日的欧洲议会大会上再次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但拜登于 7 月 21 日宣布退出美国总统竞选、哈里斯副总统于 11 月 6 日承认在与特朗普的总统竞选中败北，给欧美关系前景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影响，也使双边安防关系处于迟滞不前的状态。

四、欧美防务产业之间形成自主发展与合作互补并进的态势

欧美安防关系除了欧盟及其成员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外，还包括更大范围的欧美与北约的三边关系。拜登执政时期的欧美安防关系既经历了调适、加强、深化到迟滞的发展变化，又以防务产业为代表，逐步形成了围绕北约这个主要校准点，自主发展与合作互补并进的态势。

防务产业是欧美安防体系和能力的根基。2024 年可谓是欧美防务产业的“高光”之年。欧盟委员会于 3 月提出《欧洲防务产业战略》（EDIS）及配套的《欧洲防务产业计划》（EDIP）。北约则在 7 月的华盛顿峰会上达成了《产业能力扩张承诺》。美国国防部更是继 1 月发布首份《2024 年国防工业战略》（NDIS）后，又接连在 7 月发布《国家国防工业战略实施中期报告》，以及在 10 月底发布《2025 财年国家国防工业战略实施计划》（NDIS-IP）。

欧美集中出台防务产业战略计划，有突出的现实考虑。同时这些战略计划，又与其防务产业的多年发展一脉相承。第一，欧盟通过提升防务产业的“欧洲化”实现应对威胁的“有备性”。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防务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2022 年 3 月先后发布的《凡尔赛宣言》和《战略指南针》要求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加大投资，以合作方式发展防务能力，加强和发展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防务产业。2023 年 5 月通过的《支持弹药生产法案》引入针对性的融资等措施，提高生产弹药和导弹及其零部件的能力，支持成员国联合订购弹药和导弹。2023 年 10 月通过的《通过共同采购加强欧洲国防工业法案》要求成员国在防务采购方面团结合作，提高公共支出的有效性，防止过度分散和挤出效应。2024 年 3 月提出的《欧洲防务产业战略》及配套的《欧洲防务产业计划》将强大的防务产业作为实现防务“有备性”的重要前提，提出在 2025 至 2027 年动用 15 亿欧元预算增强欧洲防务技术与产业基础的竞争力。

第二，美国通过提升防务生态系统的“现代化”维护威慑的“有效性”和优势的“持久性”。美国认为其国防工业面临熟练工人短缺、生产和采购不够灵活、供应链存在安全风险等问题，最主要是感到中国飞速发展的国防产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拜登执政期间发布包括《2024 年国防工业战略》在内的多份政策文件，旨在优先考虑和协调建设现代国防工业生态系统，推动该生态系统的代际变革，提高国防工业产能、加快技术转化运用、确保供应链安全，使其更加强大、更具韧性，最终能够快速击败对手。

第三，北约向来重视防务产业的“标准化”要求，希望成员加强“互操作性”和“互换性”。北约正在成为跨大西洋防务工业的“行动召集者、标准制定者和交付使用推动者”。一方面，北约要求成员国增加军费，提升产能。2024 年 6 月的报告数据显示，北约 32 个成员国中已有 23 个成员国的防务预算达到了

GDP2%的要求。在 2023 年的维尔纽斯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同意制定《防务生产行动计划》(DPAP)，以加快联合采购，提高生产能力。在 2024 年的华盛顿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达成《产业能力扩张承诺》(ICEP)，以加强跨大西洋防务产业合作，帮助北约成员国补充武器库，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北约一直特别重视防务产业的“标准化”。北约很早就建立了标准化委员会和标准化办公室。不管是《防务生产行动计划》还是《产业能力扩张承诺》，都对标准化和互操作性提出了要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华盛顿峰会期间举行的国防工业论坛上表示，要“通过成员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制定军备产品研发的统一标准，提升装备的联通性与互操作性，从而塑造全新的跨大西洋国防工业伙伴关系”。2024 年 10 月 17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提出采取措施推动成员国火炮弹药标准化的倡议。北约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推动火炮弹药标准化有助于提升成员国共同作战能力，相关提案将于 2025 年 2 月前起草完毕。

目前来看，欧美防务产业形成了自主发展与合作互补二者并进的关系。第一，欧美防务产业都有其自身发展逻辑，欧盟更加强调“欧洲化”，希望摆脱对美过度依赖，美国更加突出“现代化”，希望在与欧洲地区开展合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这种情况使欧盟和美国防务产业上的关系存在一定离心倾向。《欧洲防务产业战略》提出到 2030 年时，欧盟内防务贸易额占欧盟防务市场额比重不少于 35%，欧盟成员国以联合采购方式进行的防务装备采购不少于 40%，欧盟内采购份额占防务采购总预算比重不少于 50%。《2024 年国防工业战略》则十分强调加强与美国印太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国防工业合作，通过发挥盟友伙伴的优势来弥补美国自身的不足，从而构建更加强大且具有韧性的国防工业生态系统。2024 年 7 月 3 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国防工业战略实施中期报告》，概述近半年以来落实《2024 年国防工业战略》四大战略重点所采取的行动，提到的绝大多数成功案例都是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印太国家的合作。

第二，欧美防务产业不仅开展直接的双边合作，而且以北约为主要连接点和校准点，满足北约提出的“标准化”等要求。两者对接将更为便捷。一方面，欧美防务产业开展直接的双边合作。在欧洲防务局和美国国防部之间的行政安排下，

欧美双方不仅可以开展双边协商、受邀参加对方相关会议，比如美方可以参加欧洲防务标准化委员会的公开会议，而且可以扩大合作领域和项目，使美国国防企业能够更加顺畅地进入欧洲防务市场。其实在产业层面，欧美相关防务企业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合作，进入彼此市场。比如美国雷神公司和欧洲导弹集团决定在德国联合生产约 1000 枚“爱国者”导弹，合同金额高达 55 亿美元。另一方面，欧美防务产业以北约为主要连接点和校准点，满足北约提出的“标准化”等要求。《欧洲防务产业战略》表示将根据欧盟-北约的三项联合声明进行专门的结构化对话，以提高互操作性、开展标准化交叉认证和探索供应链安全领域的协同增效与互补。美国《2024 年国防工业战略》则表示北约是美国国防部重点依靠的力量，北约标准是值得认可的国际标准和互操作性的很好范例。

五、欧美安防关系在特朗普卷土重来后可能迎来“高光”之后的黯淡

2020 年 12 月 2 日，在拜登尚未正式获得足够选举人票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和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迫不及待地发布《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展望欧美能够基于共同的战略远景就安全和防务等事项开展跨大西洋合作。2024 年 7 月 21 日，拜登正式宣布退出美国总统竞选。欧盟委员会迅速成立特别工作小组，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重新入住白宫做好准备。2024 年 11 月 6 日，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卷土重来，欧美安全与防务关系在拜登执政时期的“高光”之后，会否再迎黯淡？

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的安全与防务政策专家奥弗豪斯（Marco Overhaus）在“欧洲与美国治下和平的终结”一文中指出，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跨大西洋关系都必须重新建立。拜登执政时期，欧美重点围绕如何应对俄乌战争及构建安全秩序开展互动，欧美安防关系经历了从调适、加强、深化到迟滞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以防务产业为代表，逐步形成了以北约主要校准点，自主发展与合作互补并进的态势。这种态势并不稳定，会受到力量变化、冲突发展和领导人更迭等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不管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候任副总统万斯及其他诸多内阁成员，都对欧洲防务抱有深深的怀疑和怨言。特朗普的俄乌战争解决方案可能并不会太多顾及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利益和感受。也许在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的灵活调和下，美国不会退出北约，但相信会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安

全与防务提出更多更苛刻的要求。欧盟如果不能指望与美国的合作互补，只能更多依靠自主发展，加快走自己的防务联盟之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欧美安防关系可能会再次陷入黯淡之中，经受大量摩擦和大幅动荡。

(作者为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

第二篇：2024 年欧洲主要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走向

英国与美国关系新走向

叶江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1 月，英美关系与英美两国各自的大选紧密相连，虽然谈不上跌宕起伏，但却很引人注目。总体而言，英国政府的更迭与美国政府的即将更迭将对英美关系产生相当的影响，但美英特殊关系的大趋势依然不变。

一、2024 年 7 月英国大选前英国苏纳克政府竭力加强英美关系

2024 年 5 月 22 日，时任英国保守党领袖、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英国将于 7 月 4 日提前举行大选。根据现行的英国议会选举法，英国需要在 2025 年 1 月前举行大选，当时外界大多预测，苏纳克会将大选日期定在 2024 年 10 月或 11 月，以便让执政的保守党有更多时间争取选民。由此，苏纳克宣布 7 月大选颇使人感到震惊，舆论普遍不看好执政的保守党，认为工党赢得本次大选的几率很高，民调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持续走低。然而，即便如此，苏纳克依然决定放手一搏，并且与此同时继续在外交上加强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其比较突出的表现就在于苏纳克政府积极推动落实与美国拜登政府在 2023 年 6 月签署的《大西洋宣言：21 世纪美英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英美在 2023 年签署的《大西洋宣言》是继 2021 年英国约翰逊保守党政府与美国民主党拜登政府签署《新大西洋宪章》之后，双方进一步加强政治、军事和经济同盟的重要举措。《大西洋宣言》及其“行动计划”主要聚焦英美经济同盟，但是同时也凸显出英美双边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安全化”，对英美特殊关系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大西洋宣言》中的“行动计划”，美国和英国的高级官员在宣言签署后将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以推动《大西洋宣言》行动计划的具体进展，并确保在未来能实现宣言所提出的所有目标。

根据《大西洋宣言》所提出的要求，2024 年 5 月 22 日，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决定在 2024 年 7 月 4 日举行议会下议院全国大选，而一天之前，即 2024 年 5 月 21 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英国国家安全顾问蒂姆·巴罗爵士共同在白宫讨论《大西洋宣言》签署以来的进展和下一步行动。与会双方强调了

美国和英国的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在《大西洋宣言》框架下美英跨大西洋战略合作的关键目标取得全面进展。

《大西洋宣言》提出了英美经济同盟的五大支柱：1.确保英国和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2.推进英美在经济安全和技术保护工具包和供应链方面的更密切合作；3.合作实现包容性和负责任的数字化转型；4.建设未来的清洁能源经济；5.进一步加强英美在国防、卫生安全和太空领域的联盟。沙利文和巴罗爵士在5月21日的讨论会中，对照英美经济同盟这五大支柱，强调英国和美国的经济伙伴关系运作顺利，认为在《大西洋宣言》框架下英美跨大西洋战略合作的关键目标取得以下全面进展：1.启动了新的生物安全战略对话；2.展开了英美有关对第三方实行制裁的对话；3.签署了人工智能安全谅解备忘录并启动了美英数据桥；4.在清洁能源行业供应链方面的互动接触。这意味着，在《大西洋宣言》框架下，英美继续深化经济、技术、商业和贸易关系，共同分享与关键和新兴技术相关的信息。双方在量子、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携手合作，以增强共同竞争优势，促进美国和英国在上述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同时，强化双方包括出入境投资筛选和出口管制在内的政策工具包，防止先进敏感技术被滥用，从而威胁到英美国家的安全。

英国苏纳克政府和美国拜登政府还根据《大西洋宣言》行动计划推动建立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有弹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包括在民用核能、海上风电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并推进《关键矿产协议》的谈判。英美还一致认为，宏观经济失衡和非市场化的政策和做法所造成了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以及电动汽车等和其他战略部门的产能过剩，英美将协调应对这一情况。同时双方还以《大西洋宣言》为指针，通过七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提高多边开发银行能力，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提供高标准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明显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味。

政治方面，在《大西洋宣言》发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苏纳克政府和拜登政府之间的合作也更为紧密。2024年6月14日，在七国集团峰会间隙，拜登总统在意大利普利亚会见了英国首相苏纳克。英美两国领导人重申，在乌克兰面临俄罗斯的持续侵略时，他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他们还讨论了加沙的最新事态发展，包括重申需要增加人道主义援助。拜登总统和苏纳克首相还讨论了在英美两

国共同面临全球挑战之际，加强美英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和价值。

当然《大西洋宣言》的发表，以及在此之后的苏纳克政府与拜登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并非意味英美之间在所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完全一致，只是这并不能改变英美特殊关系不断加强的走向。美国纽约时间 2023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就巴以相关决议草案进行投票，最终以 120 票赞成、14 票反对、45 票弃权、同意票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获得通过。美国、以色列等投票反对。英国则投了赞成票。美国纽约时间 2024 年 4 月 18 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就接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进行表决。由于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对，该决议草案被一票否决。此次投票中，12 票赞成，英国、瑞士 2 票弃权，美国 1 票反对。从上述两个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案例可见，在巴以问题上英国苏纳克政府与美国拜登政府之间还是有不同看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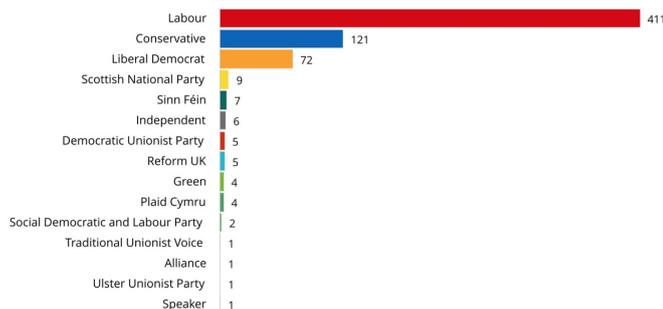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2024 年 7 月 4 日英国举行了大选，而大选的结果对英美关系显然产生了新的影响。

二、2024 年 7 月大选后英国工党斯塔默新政府与英美关系新走向

2024 年 7 月 4 日英国举行了大选。正如选前多方民调结果所预计的那样，英国工党毫无悬念赢得了这次大选，获得 412 个下议院席位（见下图），以 172 席的议会下议院的“超级多数”重返执政舞台。这也是工党继 1997 年以来在大选中获得的最佳成绩。反观保守党则在这次大选中惨遭失败，仅收获了 121 个议会下议院席位，创下了保守党成立以来的最大选举失利记录。应该说这是英国民众用选票表达了对保守党 14 年执政成果的愤懑和失望，并用选票给予英国工党以执政机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由此顺理成章地出任英国首相。

图 1：2024 年英国大选结果：各政党赢得的议会下议院的席位数

（注：红色为工党、蓝色为保守党、橘黄色为自由民主党、黄色为苏格兰民族党……总席位 650）



2024年7月5日，苏纳克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辞去英国首相一职，随后基斯塔默赴白金汉宫与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并获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并负责组阁。就任英国首相当日，斯塔默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了其就任后的首次演讲，提出他所领导的工党政府将“重建”英国并带来“改变”。斯塔默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支持改进英国国民保健制度(NHS)，削减能源账单确保并国家边界安全。他进一步表示，工党获得了英国国民“明确的授权”来“实现变革”，因此将“结束喧闹表演的时代，让人们更加轻松地对待生活，团结我们的国家”。紧接着，斯塔默于7月5日下午组建新内阁，任命工党副领袖安吉拉·雷纳为英国副首相，瑞秋·李维斯为财政大臣，大卫·拉米为外交大臣，约翰·希利为国防大臣等。

虽然斯塔默提出了新工党政府要“重建英国”并给英国带来“改变”，但是，英国的对美政策上则似乎改变的余地并不大，因为斯塔默在7月4日英国大选之前就明确地指出：“我们与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两国领导人的身份”。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尚未举行大选之前，由于民调显示工党将赢得大选，因此工党领导层内部就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参与即将在7月10日于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届时英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当时还是影子内阁外交大臣大卫·拉米及其团队一直在听取前工党政府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领导下的高层人士的意见，其中包括前内阁幕僚长乔纳森·鲍威尔。工党在尚未获得大选胜利时就明确表示，一旦上台执政将支持英国和美国继续武装乌克兰，并在打击破坏红海航运的胡塞武装方面展开紧密合作。斯塔默还在2024年2月见了美国布林肯国务卿，明确表达了工党如果执政将继续促进英美特殊关系进入新时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处理英美特殊关系方面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会一帆风顺毫无障碍。例如，在国防开支问题上，虽然英国目前的国防支出已经超过了北约所要求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的目标，但是美国方面所希望的是英国应该将之提高到2.5%。之前的保守党政府将这一目标最后期限定在2030年，但工党则在国内面临严峻的压力，相当部分工党的支持者乃至工党内部都认为这一承诺成本高昂。另一方面，在巴以冲突问题上，英国工党政府与美国拜登政府也存在着某些分歧，虽然总体上英国与美国一样对以色列持坚定的支持态度。然而，在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事宜上，英美态度不同，英国认为应该恢复向联合国

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资金。而针对国际刑事法院因涉嫌战争罪而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新政府则表示不会延续前任保守党政府的质疑立场，这显然与拜登政府的相关立场相左，因为拜登称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决定“令人愤慨”。

尽管英国大选后产生的新工党政府与美国拜登政府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双方在维护和促进英美特殊关系方面竭尽全力携手共进。毫无疑问，斯塔默在上任不久赴美国华盛顿参加北约成立 75 周年峰会时与美国拜登总统的会晤过程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了这样的趋势。就在赴美前夕，英国首相基斯塔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是“重新承诺”加强北约和促进英美“特殊关系”的机会。他指出：“这种特殊关系非常重要。它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建立的，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 75 周年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白宫举行了几个小时面对面会谈。拜登称美英是“最好的盟友”，强调英国是将北约与其欧洲成员国联系在一起的“跨大西洋纽带”。斯塔默则祝贺拜登总统成功主办此次北约峰会，并强调说，这是“一个更大的北约，一个更强的北约，以及一个有我们所需决心的北约”。

这是斯塔默作为英国首相首次出访美国。由于他是阿森纳足球俱乐部的季票持有者，斯塔默便送给拜登一件个性化的阿森纳队球衣作为礼物。球衣背面有拜登总统的姓氏和数字 46，该数字指的是拜登为美国第 46 任总统。斯塔默还送给拜登一份《大西洋宪章》的副本，在该重要文献中包含了当时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修正案。陪同斯塔默出访的外交大臣大卫·拉米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拉米解释了他所提出的“进步现实主义”和“安全经济学”等英国工党政府的外交证词理念，强调这样的外交理念绝不会有损英国与美国传统的特殊关系。英国新任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则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所有的这一切都彰显出英美特殊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

美国白宫在 7 月 10 日发布通告指出，在会见英国首相时，“拜登总统祝贺斯塔默出任首相，并注意到英国作为美国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的关键盟友所发挥的作用。两国领导人重申，在应对共同挑战和机遇的同时，他们致力于深化美英在全球的合作。他们强调，在乌克兰面临俄罗斯侵略时，他们共同致力于支持乌

克兰。他们还讨论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停火的重要性，这将有利于释放人质并最终导致冲突的结束，双方还重申了他们对两国解决方案的承诺。他们期待进一步共同努力，深化美英在经济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为美国和英国人民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有韧性的未来。”十分明显，从白宫的这份通告中可见，斯塔默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对美访问较为成功地维护和促进了英美特殊关系。除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上继续加强合作外，还包括将继续落实两国在 2023 年签署的《大西洋宣言》中有关经济联盟的诸事项，如在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创新技术等领域的联合工作；另一方面，斯塔默的访问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美之间在巴以问题上的分歧。

自斯塔默与拜登在华盛顿首次会晤之后，尤其是在 8 月初乌克兰军队突袭俄罗斯西南部边境的库尔斯克州而俄军在顿涅茨克的攻势继续取得进展的形势下，英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其中在情报和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协调将两国的特殊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9 月 7 日，英美两国情报部门负责人英国军情六局（MI6，也即英国秘密情报局 SIS）局长摩尔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在英国《金融时报》首次联合发表文章，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共同判断，突出两国情报合作协调。同日，两人在伦敦举行的《金融时报》活动上首次共同公开发表演讲。这是两位领导人在各自机构的 77 年情报共享伙伴关系历史上首次共同出席公开活动。几乎是同时，9 月 10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英国，期间与英国首相斯塔默、外交大臣拉米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局势等，双方还宣布开启新的英美战略对话。9 月 11 日，布林肯和拉米一同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官方高层举行系列会晤，这是十多年来双方首次共同访问基辅。以上英美两国在情报和外交方面的一系列新的合作举措明确地展现出英美特殊关系的深度与广度。

接着，9 月 13 日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突访华盛顿则将英美特殊关系推向新的层次。根据白宫在双方领导人会晤后所发表的通报，拜登与斯塔默就一系列共同关心的外交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继续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并对对伊朗和朝鲜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深表关切。显然，有关对华政策的这一表述显示出英美在此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协调，需引起重视。另一方面，英美双方领导人还重申了对

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迫切希望达成一项停火协议，释放人质，增加对加沙的救济。他们还谴责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对红海商业航运的袭击。同时，他们也不失时机地讨论了美英在清洁能源和先进技术方面和 AUKUS 方面的合作，以及如何深化牢固的美英经济关系。此外，拜登还强调了他对贝尔法斯特/耶稣受难日协议的支持，强调其在维护北爱尔兰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所有这一切似乎表明新的英国工党政府与美国拜登政府之间的协调已经度过了磨合期，英美特殊关系不仅继续得以维持，而且得到了明显的巩固。

2024 年 10 月 1 日，当全世界都在努力应对因伊朗袭击以色列而使得中东局势不断升级之际，英国首相斯塔默对此做出明确的表态：英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并“深切关注该地区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在电视讲话中，斯塔默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称伊朗“威胁中东太久了”，他说：“我们与以色列站在一起，我们承认她在面对这种侵略时有自卫的权利。”而美国方面支持以色列的态度则更为直截了当。10 月 1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肖恩·萨韦特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拜登命令美军帮助以色列抵御来自伊朗的袭击，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正在白宫战情室监视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定期从国家安全团队获取最新消息。拜登指示美国军方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袭击，并击落针对以色列的导弹。毫无疑问，英美双方在伊朗袭击以色列事件上的表态显示出英美在中东问题上态度总体一致，但在支持的程度和某些具体举措上还存在一些分歧。

然而，对英美特殊关系而言，接下来最为重要的挑战则在于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的当选。

三、2024 年 11 月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后英美关系走向浅析

2024 年 11 月，美国举行了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获胜。随着亚利桑那州公布该州的选票测算结果，共和党籍候选人特朗普以 312 张选举人票胜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哈里斯获得 226 张选举人票。这意味着特朗普赢下了本次大选全部七个“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利桑那、内华达、威斯康星和密歇根。据初步统计，特朗普还以超过 7464 万张选票（得票率 50.5%）领先哈里斯的约 7091 万张选票（得票率 48.0%）。毫无疑问，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对英美关系将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于工党政府而言，特朗普胜选显然很具挑战性。长期以来，英国工党领导人对特朗普颇有微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充满敌意。斯塔默内阁的十几名成员过去曾批评特朗普，称他为“反社会者”、“绝对白痴”和“种族主义的、厌女的猥亵者”。其中尤其是目前已经担任外交大臣的拉米在这方面的表现突出，早在2017年，拉米将当时正担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描述为“种族主义的三K党人和纳粹同情者”，他还声称“与特朗普团队合作是生意。与民主党人打交道则很愉快。”即使是当时还仅为在野党工党领袖的斯塔默在过去几年也一直公开反对特朗普。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十分不可预测，而斯塔默风格则是一丝不苟、充满着官僚主义的一板一眼。这一切使得西方的一些外交政策智库专家们认为：如果基尔·斯塔默和唐纳德·特朗普都在2024年赢得选举，人们将会看到英美间的深度结盟关系……在未来可能会面临严峻的压力。并且最终无法明确预测工党政府在11月之后将如何与美国互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2024年1月以来，英国工党开始对特朗普及美国共和党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拉米作为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大臣从年初开始忙于将他的共和党人脉扩展到共和党内的亲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人士。他设法会见了特朗普竞选顾问克里斯·拉西维塔；特朗普的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和前国家安全局副局长马特·波廷格等人。在工党赢得7月大选后，作为新政府外交大臣的拉米更是十分积极地扩大自己与美国共和党决策层之间的联系。而作为新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也迅速改变了他对特朗普的态度，在上任之后就明确说：“我非常相信国际舞台上的个人关系。”并且表示，美国的下一任领导人将由美国选民决定，而“我们将与任何总统合作”。

为了做好特朗普在11月大选获胜从而在未来的四年必须与之共同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的准备，英国斯塔默政府从下述三个方面全面地做工作。首先，工党政府一上台就决定暂时不换现任英国驻美国大使凯伦·皮尔斯。皮尔斯女士是在特朗普还在担任美国第45任总统时期由保守党政府于2019年任命的英国驻美国大使，根据某位英国政府官员的说法：“她是这样一个角色，她有能力也可能会与（特朗普）进行对话，而一些更直白的英国外交官肯定说不上话。”正因为如此，英国新的工党政府并没有因为皮尔斯是由保守党政府任命的驻美大使而迅速撤换她，而是让她继续留任至少到2025年1月美国新总统宣誓就职之后。后来的

事态发展证明工党政府的这一举措十分明智。

其次，英国首相斯塔默十分理智稳妥地处理竞选中的特朗普两次遭到暗杀未遂的事件，不失时机地拉近了自己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在 7 月宾夕法尼亚州一次选举集会上发生暗杀特朗普未遂事件后，斯塔默是为数不多给特朗普打电话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电话交谈，交谈持续大约 10 余分钟，斯塔默对特朗普的遭遇表示慰问，后者则对此表示感谢。9 月，特朗普在竞选之余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俱乐部打高尔夫时，发现一名男子将突击步枪指向球场，遭遇了第二次未遂暗杀。斯塔默闻讯之后迅速作出反应，公开表示暴力“在政治中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显然，英国首相斯塔默针对特朗普遭到两次未遂暗杀的言行相当有效地化解了他个人乃至整个英国工党与特朗普之间的“恩怨”。

第三，工党政府首相斯塔默积极寻求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前与特朗普会面直接交流。在 9 月 13 日斯塔默访问华盛顿期间，英国方面就主动联系特朗普竞选团队，希望能安排斯塔默与特朗普的会面，但终因特朗普竞选日程的原因而无法实现。之后恰恰就是在与特朗普说得上话的英国驻美国大使皮尔斯女士的积极联系安排下，斯塔默终于在 9 月 27 日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峰会期间与特朗普进行了首次会面。两人在纽约特朗普大厦的会面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并共进晚餐。在会面之前，斯塔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正在努力“建立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特朗普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认为斯塔默“非常好”，并赞叹这位英国领导人在今年的竞选活动和当选后所组织的新政府非常成功，特朗普说：“他（斯塔默）参加了一场伟大的竞选，他做得很好，很成功，他非常受欢迎。”虽然斯塔默和特朗普均未公开两人纽约会谈的细节，但斯塔默表示，英美“特殊关系”是他与特朗普讨论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工党政府外交大臣拉米也参加了这次会晤，虽然特朗普肯定了解拉米过去曾经对他有过的不敬之词。

毫无疑问，英国斯塔默政府在 2024 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对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所做的这些工作，为一旦特朗普胜选担任美国第 47 届总统之后英美之间能继续沿着“特殊关系”的轨道前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大选投票结束之后不久且尚未正式宣布选举结果之前，英国首相斯塔默就向当选总统特朗普发出了信息。斯塔默在 X（推特）上写道：“祝贺当选总统特朗普取得历史性的选举胜利。我期待着在未来几年与你合作。作为最亲密的盟友，

我们肩并肩地捍卫共同的自由、民主和企业价值观。”紧接着，11月6日下午，斯塔默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斯塔默衷心祝贺特朗普取得历史性胜利，并表示期待着在英美特殊关系的所有领域与当选总统特朗普密切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从国防安全到增长繁荣，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牢固，并将在未来许多年继续蓬勃发展。斯塔默还回顾了中东局势，强调了区域稳定的重要性。

总之，从斯塔默政府与胜选前后的特朗普的一系列互动可以预判：2025年1月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英美特殊关系将在总体上会继续维护乃至推进。当然，鉴于特朗普一方面始终保持着行事作风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其对全球事务的看法及其外交理念与斯塔默及其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有相当的差异，比如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问题上双方就有明显的不同态度。因此，未来英美特殊关系的走向依然存在这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英美关系似乎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考验。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大选结果影响下德美关系“再平衡”趋势展望

伍慧萍

2024 年是美国总统拜登任期内的最后一年，德美两国稳步发展双边盟友关系：第一，在政治领域，德美高层互访频繁。2 月，德国总理朔尔茨进行了任内第三次访美，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外长贝尔伯克也相继赴美，与美方就经济合作和外交政策展开深入交流，财政部长林德纳则借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之机与美国商界领袖进行座谈。10 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柏林，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加强跨大西洋同盟、持续支持乌克兰和推动中东和平的承诺。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数次到访德国；

第二，在经贸领域，德美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稳步上升，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3 年美国连续第九年成为德国的最大商品出口市场，德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 1579 亿欧元的商品，创下过去 20 年来的最高记录，美国作为德国进口商品来源国的重要性也有所提升，连续五年位列德国最重要进口来源国的第三位。2024 年上半年，美国更是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美贸易额达到 1270 亿欧元，超过中德之间的 1220 亿欧元，德国则保持了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保持了在德最大外国投资商的地位，2023 年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达到 235 个，其中不乏在芯片、医药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项目。

第三，在安全领域，德美延续了北约框架下的紧密合作，拜登政府与德国对于北约的作用地位以及俄乌冲突等安全事务的基本立场相近。3 月，德国联邦国防军约 1500 名德国士兵参加了北约北欧成员国举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以实际行动彰显跨大西洋团结。

然而，随着今年“全球超级选举年”最重要的大选结果水落石出，特朗普再度上台的前景不但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显著变化，而且还将对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同样也会给德美关系带来极大影响，德美角色认知发生变化，德美关系面临极大挑战，德国料将采取政策调整与应对，为“特朗普冲击”和美国的内顾做好准备。

一、特朗普再度上台后的美国内外政策变化

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这一结果不但将深刻重塑美国的内外政策，而且还将改变美国对德国等传统盟友的角色认知。

（一）国内政策变化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必将回馈 MAGA 阵营的支持，兑现大选承诺，坚持“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制造业和经济实力。较之传统的建制派政要，特朗普的执政风格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原则和套路出招，以不确定性为武器来获取短期优势，使用惩罚性关税、制裁等各种强硬手段“极限施压”，同时坚持“零和博弈”的思维。在其第二任期内，美国的国内政治议程势必开启根本性变化：在政治领域，特朗普将利用行政权力扩大的优势推进改革西方民主政治，采用政府经验不足的政治素人执掌国防部、交通部等重要部门，并推出政府效率部等创新路径，大刀阔斧“精兵简政”，以灵活的非官僚化运作模式打破体制内的顽固结构，同时也改变民主国家的权力制衡原则；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料将兑现竞选承诺，推行“美国优先”的经济计划，推动国内产业复兴，延续对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减税政策；同时，在移民领域，特朗普计划驱逐 100 万至 800 万移民，以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这些对内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其中影响之一就是“特朗普 2.0”着手推进对进口商品普遍加征关税，以关税收入弥补国内经济计划带来的财政赤字。

（二）外交与欧洲政策的变化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 Majda Ruge 认为，共和党在欧洲安全和乌克兰问题上分裂为三个阵营：一是“优先主义者（Primacist）”，认为美国有能力同时多线作战，主张美国继续留在北约维持领导地位和必要的全球军事投入，保持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并继续援助乌克兰；二是“优先排序者（Prioritizer）”，主张美国外交聚焦亚洲与中国，认为美国的全球军事扩张削弱了布局台湾的能力，主张印太的政治优先级高于欧洲；三是“限制者 Restrainers”，主张美国整体上减少对外投入和在北约中的作用，要求大幅削减美国在乌克兰和欧洲的军事安全合作。

“特朗普 2.0”的外交政策特征已现端倪，鉴于后两个阵营观点在选战中更受选民青睐，特朗普再度当选后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混合这两个阵营的主张。

笔者认为，特朗普二次当选之后的表态和局势发展基本印证了以上判断。特朗普再度上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例外主义的暂时终结：一方面，美国不再积极充当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的传播者，美国历来强调民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灯塔”和历史使命，自诩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社会价值观具有全球领先的地位和典范作用，自认为承担了“山巅之城”式的道德榜样角色，有责任向全球传播自由和民主，特朗普的上台显然改变了这一认知，美国在制度与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感和使命感明显下降；另一方面，美国不再追求全球领导地位，外交政策中的干涉主义倾向将显著减少，二战后，美国自视为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和规则制定者，以及全球和平与自由贸易的维护者，特朗普上台强化了逆全球化趋势，美国不再充当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倡导者。

(三) 对于欧洲与德国角色认知的变化

特朗普上台给美国外交政策与欧洲政策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将在整体上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要求传统盟友更多分担安全责任和资源投入。尽管美国可能不会放弃盟友体系，但候任美国副总统直接将欧洲比喻为客户而非盟友，从一个侧面凸显美国对于欧洲的角色认知已经发生了深层变化，不再首要区分盟友和敌手，而是更多贯彻“零和博弈”的思维，以利益得失衡量双边关系，由此极大弱化美欧之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共识基础和伙伴关系。

对于特朗普而言，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明显在利用美国，对于德国的敌意和不满更是由来已久，认为德国长期在安全领域搭便车，在贸易领域的对美顺差不公平。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3 年德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 633 亿欧元，较之特朗普 2017 年上一任期之初 499 亿欧元的规模进一步增加，欧盟对美贸易顺差规模同样有增无减。在这一背景下，减少德美贸易赤字或将成为美国对德国的首要诉求，美国可能会要求德企加大对美直接投资，为美国创造增长与就业，或者重演特朗普上一任期内将德国汽车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风险的一幕，对于德国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

二、美国政策调整对于德美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再度当选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给德国与欧洲带来直接影响，欧洲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和战略不确定性，德美关系在政治、安全和经贸等各领域均面临恶化趋势：

（一）政治

一方面，美国不再将欧洲作为其全球战略最重要的领域，俄乌冲突延缓了美国战略东移转向印太的步伐，使其维持了对欧洲的持续关注 and 军事资源的大量投入，“特朗普 2.0”料将寻找解决路径，尽快终止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持久战，并重新平衡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将战略资源和注意力从欧洲转向更具战略意义的亚太、印太地区；另一方面，美国仍将延续对欧洲的分化政策，欧洲国家当中的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国因国防投入 GDP 占比高，一直是特朗普眼中的优等生，极右翼的意大利梅洛尼政府对美亲善，特朗普可能会对欧洲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偏袒和拉拢部分欧盟成员国，例如那些军事安全投入达标、对其忠诚的中东欧国家，打压“老欧洲”国家，从而加深欧洲内部离心力。尤其是德国由于对美贸易顺差高、国防开支勉强达标、对华态度相对温和等种种原因，仍可能是特朗普重点打压的欧洲国家。

（二）安全

“特朗普 2.0”在安全领域给欧洲和德国带来直接冲击。一方面，北约作为西方集体安全机制的前景出现变数，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威胁只为防务开支达标的盟友提供安全保护，公开挑战北约集体防御原则，美国放弃北约的阴影笼罩着德美关系。虽然美国正式退出北约可能性不大，但“特朗普 2.0”对于欧洲的要求可能会从“分摊负担”变为“转移负担”，最糟糕的情况是美国放弃作为欧洲安全保障的角色，欧洲失去北约核威慑；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的走向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美国国会之间就曾围绕援乌法案展开持续数月的拉锯战，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料将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完全放弃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可能通过谈判迅速终止俄乌冲突，但不排除其谈判结果是以牺牲欧洲和乌克兰的利益为代价。随着欧美军事盟友关系面临再调整的不确定趋势，德国作为欧洲大国，首当其冲

承受欧洲安全保障的巨大压力，可能会重拾欧洲战略自主，加大军事投入，实质推进欧洲独立安全防务联盟的建设。

(三) 经贸关系

在经济方面，美国贸易政策发生重要转变，特朗普料将回应 MAGA 阵营支持者的诉求，采取“美国优先”措施无差别对待传统盟友和其他国家，相比于第一任期大幅提高对欧洲进口商品的关税水平，并重新引入针对欧盟的贸易壁垒，重点针对自欧洲进口的钢、铝等产品，以期减少欧美、德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引导欧洲企业加大在美投资、为美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做贡献，并通过关税收入弥补其国内产业复兴和减税计划带来的财政负担，欧美双方可能将卷入持久的贸易冲突。无论是资本外流还是高额关税，美国这些举措均将带来“双输”的局面，尤其会对已经深陷困境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当前，德国经济低迷，亟需提振增长和就业，加强本土经济竞争力，“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势将带来德国对美出口下降，进一步冲击德国本土制造业。

三、德国的调整与应对展望

美国大选次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解除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的财政部长职务，交通灯政府解体，将于 2025 年 2 月下旬提前大选，德国与美国政治同时发生重要变化，这一现实加大了德国政策调整与应对的难度。而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加强和保障欧美关系面临战略挑战，德国必须重新评估欧美和德美盟友关系的前景，并重拾战略自主，为“特朗普冲击”和美国的内顾做好准备，实现德美关系的“再平衡”。

(一) 大国互动关系的调整

尽管德国与美国政治同时生变，但德国对全球治理和全球格局的根本立场预计变化不大，德国仍将坚持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主张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德美盟友关系方面，德国仍将竭力维系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在特朗普再度上台初期估计仍将尝试安抚、迎合和取悦美国，美国则将进一步施压德国和欧洲采取更强硬的手段限制对华合作。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对华政治信任赤字增加，对华采

取三重定位认知和“去风险”策略，这一思路料将在新政府得到延续。不过，面对“特朗普 2.0”时期德美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德国料将进一步平衡中美欧政策，对华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以对冲特朗普强硬立场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一趋势为中德之间发展双边关系带来新的合作动力。

(二) 经济贸易政策的应对

面对关税战和贸易冲突的风险，欧盟料将首先尝试与美国进行谈判沟通，并通过扩大对美国的能源以及农产品进口等方式减少欧美、德美贸易逆差，但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本质和极限施压的态度下，面前料难取得实质进展，无法较长时间内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取悦特朗普政府之间取得平衡，德国或将被迫全方位捍卫自身利益，或将回击以报复措施，包括提高对美关税水平、加大对美国数字企业征收数字税的力度等。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可能会重新调整对华“去风险”思路，以期稳住中德经贸关系的基本面，但同时仍会延续经贸伙伴多元化策略，继续在印太、非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中寻找经贸伙伴和替代市场。

(三) 安全防务领域的调整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打破政治禁忌和军事克制的传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争取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幅提高军备开支，向战乱地区提供武器，一度引发德国向地缘政治大国转变的期待，但其实际表现弱于预期，未能在欧洲承担政治与军事领导角色，更多坚持在北约框架加增强欧洲支柱的保守思路，德国为乌克兰提供大量援助并签署双边安全合作协议，为其提供长期安保承诺，自身在 2024 年也首次达到军备开支 GDP 占比 2% 的北约标准。特朗普的二次当选再度刺激欧洲国家抱团取暖，加强独立防务建设，“魏玛三角”和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乌克兰等国外长已经开始就欧美关系和乌克兰问题加强共同协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也已经专门设立防务委员一职。在克服了交通灯政府提前解体带来的短期政治动荡之后，新一任德国政府预计将推动欧洲加强战略自主能力建设，加强国防领域的欧洲合作以及与印太等其他安全伙伴的合作，逐步减少对于美国的防务安全依赖。

四、总结

美国总统拜登任期内的最后一年，德美两国稳步发展政治、经贸与安全等各领域合作。特朗普再度上台的现实不仅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显著变化，而且也给德美关系带来极大影响，德美角色认知发生变化，欧洲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和战略不确定性，德美关系在政治、安全和经贸各领域均面临恶化趋势。与此同时，德国交通灯政府提前解体，加大了德国政策调整与应对的难度。德国料将重新评估欧美和德美盟友关系的前景，进一步平衡中美欧政策，在经贸领域延续多元化策略，在安全领域重拾战略自主，实现德美关系的“再平衡”，以期为“特朗普冲击”和美国的内顾做好准备。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法美关系新走向：进展与局限

张红 韩铨

2024年，法美关系在深化合作与应对挑战中迈向新阶段。借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之机，两国在外交、安全、防务、经济及技术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双方通过高层互动和多边合作，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能源转型等全球性议题上展示协作意愿。6月发布的《法美合作路线图》为未来双边合作明确方向并巩固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然而，两国间长期存在的分歧依然显著。法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与美国通过北约维持主导地位的战略产生矛盾；在印太事务上，法国强调自身独立角色，而美国以遏制中国为核心。此外，数字税、绿色技术补贴及关键领域竞争加剧了经贸摩擦。尽管如此，法美通过持续对话，努力在多边框架下寻求平衡与合作，体现出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的共同愿景。

一、法美关系新进展

法美两国在外交、安全、防务、经济及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进展。

（一）外交合作深化

首先，历史纪念活动强化法美纽带。6月6日，两国总统共同出席在滨海韦尔地区的纪念活动。在滨海美军公墓，两国领导人向盟军烈士致敬。马克龙强调诺曼底登陆是法美友谊和自由民主价值的里程碑，而拜登则呼吁继承二战团结精神，共同应对当前的全球性挑战，如俄乌冲突。这些高层互动强化了法美在历史记忆中的价值共鸣，并彰显了共同维护自由和民主的承诺。

其次，两国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合作。2月，马克龙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双方达成联合减煤承诺，并决定共同加快核能部署^①。6月，两国元首会谈后发布《法美合作路线图》，^②涵盖乌克兰、中东、印太战略、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气候变化等议题。针对俄乌冲突，两国承诺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

^①Élysée. Entretien avec John Kerry, envoyé spécial du Président d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pour le climat[EB/OL]. France: Élysée, 2024-02-12[2024-11-28].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4/02/12/entretien-avec-john-kerry-envoye-special-du-president-des-etats-unis-damerique-pour-le-climat>

^②Élysée. Feuille de route franco-américaine[EB/OL]. France: Élysée, 2024-06-08[2024-11-28].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4/06/08/feuille-de-route-franco-americaine>

整，协调欧盟和七国集团行动以减轻人道危机。在中东问题上，两国强调黎巴嫩稳定对地区和平的重要性，呼吁迅速选举新总统并组建政府。此外，法美在联合国改革中主张增加安理会席位，并在 G7 框架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与国际行为准则的制定。美国确认将参加 2025 年在法国举行的人工智能峰会，共同探讨新兴技术治理。

最后，**法美重申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在诺曼底纪念仪式上，拜登强调北约的发展延续了盟军为自由奋斗的精神。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性，法美重申加强北约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美国支持欧洲盟友提升防务能力，而法国推动欧洲防务战略自主，双方在北约框架内保持协调。

（二）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合作

首先，军事合作与战略协调。法美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1 月，法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欧洲司令部，讨论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联合危机应对能力。双方强调通过军事演习（如 DEFENDER-Europe）提升联盟威慑力，并重申在欧洲安全中的合作承诺。3 月，法美举行第二次太空全面对话，深化民用与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双方承诺支持《阿尔忒弥斯协定》的实施，加强气候数据共享与太空系统安全，并推进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太空治理^①。

其次，北约框架下的防御升级。4 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法国防长勒科尔努重申支持乌克兰、加强北约、进一步投资国防^②。7 月，北约成立 75 周年华盛顿峰会召开，包括法国在内的 23 个盟国首次实现防务支出超过 GDP 的 2%。^③法美共同推进北约新防御计划，包括军事现代化、核不扩散和网络安全。10 月，法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奥林匹克保卫者”太空行动，标志着全球太空防御合作的新阶段^④。

^①U.S. European Command Public Affairs. French delegation visits USEUCOM, strengthens strategic partnership[EB/OL]. (2024-01-25)[2024-11-30]. <https://www.eucom.mil/pressrelease/42670/french-delegation-visits-us-eucom-strengthens-strategic-partnership>.

^②Ivan Golden. US-France Defense Collaboration Strengthens[EB/OL]. THS News, 2024-04-02[2024-11-30]. <https://thxnews.com/2024/04/02/us-france-defense-collaboration-strengthens/>

^③NATO Newsroom. Secretary General praises France's leading role in NATO during visit to Paris. [EB/OL]. (2024-6-24) [2024-11-1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226987.htm

^④U.S. Space Force. France joins Space Multinational Force Operation Olympic Defender[EB/OL]. (2024-04-02)[2024-11-30]. <https://www.spaceforce.mil/News/Article-Display/Article/3935846/france-joins-space-multinational-force-operation-olympic-defender/>.

再次，法美两国共同参与地区事务。在欧洲，法国积极参与北约东翼防御并支持乌克兰。作为北约多国战斗群框架国，法国在罗马尼亚部署军队，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执行任务，与盟友提升区域威慑力^①。在印太地区，法国参与美主导的小多边和多边演习，包括“肩并肩”联合军演和“环太平洋”海上军演。在中东，法美通过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人道援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并在巴以问题上推动外交解决方案^②。

（三）经济与技术领域深化合作

首先，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深化。法国在《国家发展 2030》明确将投入 15 亿欧元支持 AI 的发展和推广，5 月，马克龙追加 4 亿欧元投资，计划在 9 所大学建立 AI 研究中心。^③法美两国共同依托全球 AI 伙伴关系论坛，制定技术标准与国际行为准则。美国将参加 2025 年 AI 行动峰会并与法国探讨新兴技术治理框架。在法深耕四十余年的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宣布 2024 年对法投资 40 亿欧元支持 AI 经济发展，并计划到 2027 年底培训 100 万法国人掌握 AI 技能^④。法国还设立 1 亿欧元基金支持两国间大规模学术科研交流^⑤。

其次，经贸关系稳步发展。根据法国商业投资署《2023 年法国国际投资报告》，美国在法投资项目数达 305 个，系法国最大投资国^⑥；法国则是美国的第五大投资国，法美两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在 2023 年达到历史新高（1531 亿美元）

^①NATO Parliamentary Assembly. Meeting the Moment: French Investments in Allied Security and Domestic Capacities Shine on Recent Joint Committee Visit to Paris and Belfort[EB/OL]. 2024-10-30[2024-11-30]. <https://www.nato-pa.int/news/meeting-moment-french-investments-allied-security-and-domestic-capacities-shine-recent-joint>.

^②Souhira Medini. Assessing U.S.-French Cooperation a Year After October 7[EB/OL]. Washington Institute, 2024-10-18[2024-11-30].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assessing-us-french-cooperation-a-year-after-october-7>

^③Ministèr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de quoi parle-t-on ?. [EB/OL]. (2024-5-22) [2024-11-15]. <https://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fr/intelligence-artificielle-de-quoi-parle-t-91190>

^④Élysée. Microsoft annonce un investissement de 4 milliards d'euros en France pour étendre son infrastructure cloud et IA[EB/OL]. France: Élysée, 2024-05-13[2024-11-28].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4/05/13/microsoft-annonce-un-investissement-de-4-milliards-d-euros-en-france-pour-etendre-son-infrastructure-cloud-et-ia>

^⑤Élysée. Déclaration de M. Emmanuel Macro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ur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es États-Unis et les questions internationales, à Paris le 8 juin 2024[EB/OL]. France: Élysée, 2024-06-08[2024-11-28]. <https://www.vie-publique.fr/discours/294568-emmanuel-macron-08062024-france-etats-unis>

^⑥Élysée. France consolides son attractivité dans un contexte mondial instable[EB/OL]. France: Élysée, 2024-02-29[2024-11-28].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4/02/29/la-france-consolide-son-attractivite-dans-un-contexte-mondial-instable>

①。2024 年前 9 月累计数据显示，法美双边进出口贸易额约为 79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法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 11.64%，达到 380.9 亿美元，两国贸易逆差同比下降 47.78%。^②此外，法国建造的 TGV 高速列车年底将在美国投入使用，标志着法美铁路行业合作的新里程碑。

最后，能源转型与气候合作成果显著。3 月，法美在核能小组会议上，与英、日、加组成“札幌五国”，共同建构不受俄罗斯影响的全球铀供应市场。4 月，清洁能源双边伙伴关系第三次高级别会议召开，双方在氢能开发、工业脱碳和电网灵活性等领域深化合作，围绕民用核能项目进行政策协调，并在全球部署先进核能技术。同时，两国重申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并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署的讨论^③。6 月，法国液化气集团宣布将在美国新建一座工业气体生产厂，预计于 2025 年底建成并投入运营。^④

二、法美关系的老问题

尽管以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为契机，法美两国在多领域合作取得进展，但双方在具体事务上仍存有差异和分歧。

（一）外交政策差异

首先，欧洲战略自主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矛盾。马克龙一直是欧洲战略自主的积极倡导者，他多次强调欧洲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建立自身的战略自主权。2023 年 4 月访华后，马克龙公开表示欧洲应避免成为“美国追随者”^⑤，2024 年 1 月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重申这一立场^⑥。这种主张与美国通过北约维

^①Toute l'Europ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what consequences for Europe and France?[EB/OL]. Europe: Toute l'Europe, 2024[2024-11-28]. <https://www.touteleurope.eu/economie-et-social/election-de-donald-trump-quelles-consequences-pour-l-europe-et-la-france/>

^②瀚闻资讯. 2024 年 8 月法国和美国双边贸易概况. [EB/OL]. (2024-10-30) [2024-11-15]. 2024 年 8 月法国和美国双边贸易监测报告-瀚闻资讯。

^③Ministère de l'Économie, des Finances et de la Souveraineté industrielle et numérique, et Ministè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États-Unis. Troisième réunion de haut niveau du Partenariat bilatéral France-États-Unis sur l'énergie propre: déclaration conjointe[EB/OL]. (2024-05-22)[2024-11-30].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24-1872-2024-05-22_u.s.-france_bcep_joint_statement-fr_cle8c61d7.pdf

^④界面新闻. 法国液化空气集团将投资超 2.5 亿美元，在美建气体生产厂[EB/OL]. (2024-06-05)[2024-11-30].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1256007.html>

^⑤人民网. 马克龙：欧洲须加强战略自主性 顶住成为“美国追随者”的压力. [EB/OL]. (2023-4-11) [2024-11-15].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411/c1002-32661515.html>

^⑥Élysée. 54ème édition du Forum économique mondial de Davos. [EB/OL]. (2024-1-17) [2024-11-15].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4/01/17/54eme-edition-du-forum-economique-mondial-de-davos>

持其在欧洲主导地位的策略存在根本性矛盾。法国希望通过建立“欧洲军队”摆脱对北约的依赖，而美国则倾向于通过北约加强跨大西洋军事合作。在应对俄乌冲突上，法国强调欧洲应通过自身的军事能力应对这一危机，美国更注重通过北约增强对东欧国家的安全保障。2024年初，法国与乌克兰签署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承诺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并表示2024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其次，在地区事务上立场分歧与利益冲突更加明显。在伊核问题上，法国始终致力于外交途径，主张恢复多边谈判，然而美国至今仍未重返《伊核协议》，而且美伊关系在2024年因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10月，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约200枚导弹，引发美国的强烈反应。在非洲事务上，法美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法国长期将非洲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但近年来遭遇多重挑战。2024年，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军事政变进一步削弱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中非共和国，法国的维和任务失利，美国安保公司迅速填补空缺，与中非政府展开合作，显示了美国对非洲事务介入的深化。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扩大在非的经济影响力，直接挑战法国的传统地位。2024年与肯尼亚达成协议，投资建设云计算平台^①；此外，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讨论加快洛比托铁路项目^②。这些项目对法国在非洲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构成威胁。仅2024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在“繁荣非洲倡议”的框架下促成401项交易，总价值达325亿美元^③。这一经济接触策略进一步凸显美国在非洲事务中扩大的存在感，与法国形成直接竞争。

（二）安全议题上的战略分歧

第一，对北约领导权的分歧。作为北约的主导力量，美国施压成员国增加军费并支持其主导的军事行动。法国则强调欧洲防务自主，主张欧洲军费应优先用于欧洲防务能力建设。2024年北约华盛顿峰会上，马克龙重申欧洲防务与北约

^①Reuters. US, Kenya deals and investments announced as Ruto meets Biden[EB/OL]. (2024-05-23)[2024-11-30].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kenya-deals-investments-announced-ruto-meets-biden-2024-05-23/>

^②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in the Lobito Trans-Africa Corridor[EB/OL]. (2024-12-03)[2024-11-3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12/03/fact-sheet-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in-the-lobito-trans-africa-corridor/>

^③Prosper Africa. New Data Shows Significant Growth in U.S.- Africa Trade and Investment Engagement [EB/OL]. (2024-09-04)[2024-11-30]. <https://www.prosperafrica.gov/news/new-data-shows-significant-growth-in-u-s-africa-trade-and-investment-engagement/>

应是互补关系，并在特朗普再次当选后呼吁建设更强大、更自主的欧洲。对于北约在印太地区的角色，法国持保留态度，批评美国将北约资源引入印太。与此同时，2024年法国牵头与德国、意大利等国开展联合军演^①，加强欧盟的实战能力，并推动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以减少对北约指挥的依赖。

第二，在印太事务上的战略分歧。美国的印太战略以遏制中国为核心，通过AUKUS和QUAD等机制加强地区布局。法国则主张发展独立的合作网络，深化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的合作，并与中国保持对话。2021年AUKUS协议引起的不满仍持续影响法美关系。2024年法印进一步加强合作，包括签署新防务协议和联合军演^②。法国与中国在印太地区也保持对话与合作，4月两国签署军队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在南太平洋的合作^③。

第三，对华政策的不同认知。法美在对华战略目标、政策手段和优先事项上存在显著分歧。美国以竞争和遏制为核心，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技术、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施压。而法国强调对话与合作，通过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等挑战。2024年，法国反对美国主导的全面技术封锁，提议在非敏感领域与中国开展技术合作以推动欧洲工业现代化。经济上，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法国则主张保持经济合作。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中法发布四份联合声明并签署18项合作协议，彰显两国在多领域的紧密联系。

（三）贸易摩擦与经济竞争

首先，围绕数字税的冲突加剧，在绿色技术领域的竞争升级。法国自2019年起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对此表示不满并推动OECD制定国际税务规则。2024年，法美两国围绕数字服务税的博弈仍在继续。为应对高达6%的预算赤字压力并维护经济主权，2024年10月，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提出将DST税率从3%提高至5%的修正案^④，引发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强

^①人民网。欧洲地区防务合作持续升温[EB/OL]. (2024-07-17)[2024-11-30].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4/0717/c1011-40279521.html>.

^②RFI。法德西三国空军将参加印度首次举办的多国空军演习[EB/OL]. (2024-08-06)[2024-11-30]. <https://www.rfi.fr/cn/国际/20240806-法德西三国空军将参加印度首次举办的多国空军演习>

^③国防部网。中法两军建立战区间合作对话机制。[EB/OL]. (2024-4-26) [2024-11-15]. <http://www.mod.gov.cn/gfbw/qwfb/rdtj/16304006.html>.

^④Richard Asquith. France DST rise to 5% proposal[EB/OL]. (2024-10-19)[2024-11-30].<https://www.vatcalc.com/france/france-dst-rise-to-6-proposal/>.

烈反对^①，美国政府表示可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包括征收新关税或对法国企业实施投资限制。尽管 OECD 税改框架提供了潜在的解决方案，但其进展的不确定性使得法美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此外，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为本土绿色技术企业提供补贴，旨在推动绿色转型并加强其全球竞争力。然而，这种政策被法国视为对欧洲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认为其削弱了欧洲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市场份额和创新能力。作为回应，2024 年法国加大对本土清洁能源产业的扶持力度，包括提供专项资金和税收优惠，以支持氢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发展。这进一步加剧两国在绿色技术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市场份额、技术创新和供应链主导权上的争夺。

其次，在关键领域的经济竞争。在航空航天领域，法国空客与美国波音的双寡头竞争持续升级。2024 年，这一竞争进一步升级，两家公司争夺亚洲和中东的新兴航空市场。在政府补贴方面，法国和欧盟继续为空客提供研发支持，而美国则通过出口信贷机构对波音的海外销售进行扶持。在能源领域，法美关系呈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杂局面。2024 年，法国液化气集团（Air Liquide）宣布计划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投资 8.5 亿美元，建设工业气体生产设施，支持美国能源产业发展^②。与此同时，法国的道达尔能源公司与美国的特斯拉公司在清洁能源技术和商业化方面展开竞争。2024 年，道达尔能源通过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扩大太阳能电站和储能项目的投资^③，与特斯拉争夺新兴市场的主导地位。法国政府为道达尔能源的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补贴，而特斯拉则利用美国国内的政策优势和技术领先地位加速扩展。

三、总结

2024 年，法美关系呈现多层次的复杂性：既有合作的深化，也有矛盾的累积。在外交、经济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成效表明，两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多边

^①Jordan G. Heiber. France Digital Services Tax (DST) Increase Backfire[EB/OL]. [2024-11-30]. <https://www.usechamber.com/international/trade-agreements/france-digital-services-tax-dst-increase-backfire>.

^②Air Liquide. Decarbonization: Air Liquide selected to invest up to 850 MUSD in largest low-carbon oxygen production in the Americas[EB/OL]. (2024-06-24)[2024-11-30]. <https://www.airliquide.com/fr/groupe/communiqués-presse-actualités/24-06-2024/decarbonation-air-liquide-selectionne-pour-investir-jusqua-850-millions-usd-dans-la-plus-grande>

^③Reuters. TotalEnergies studies Moroccan project to export green ammonia to Europe[EB/OL]. (2024-10-29)[2024-11-30].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totalenergies-studies-moroccan-project-export-green-ammonia-europe-2024-10-29/>.

合作方面具有高度的战略协同。然而，法美关系的内在张力亦不容忽视。法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努力与美国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坚持，构成两国在合作基础上的深层次博弈。这种矛盾不仅反映出法美关系的特殊性，也折射出全球多极化趋势下传统盟友关系的转型。展望未来，特朗普 2.0 时期对欧政策及其单边主义倾向，均将深刻考验法美传统盟友关系的韧性。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上海市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第三篇：2024 年欧洲次区域与美国的关系走向

2024 年美国与中东欧关系评析

宋黎磊

2024 年是全球大选年。新一届欧盟领导层即将开始运行，随着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委员会的席位增加，中东欧国家在欧盟防务、预算、扩大事务、经济生产、贸易与安全政策等具体领域的话语权有所攀升。鉴于中东欧国家话语权在欧盟内不断加大，美国近年来也一直利用中东欧“新欧洲”制衡西欧、南欧为代表的“老欧洲”。2024 年俄乌冲突跌宕，中东欧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强了中东欧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和战略伙伴关系。而特朗普的当选给国际局势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如何处理特朗普当选后的安全和经贸关系是中东欧国家当前最关切的议题。

2024 年美国与中东欧关系态势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一）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二）北约框架下的美国与中东欧关系；（三）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多双边关系。

一、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

美国是中东欧国家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在中东欧 16 国中，包括波兰、捷克、立陶宛等在内的 11 个国家与美国签署了有关双边投资或税收的条约。^①近年来，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稳步发展，尤其是 2021 年以来，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货物贸易额显著上升。根据美国商务部 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9 月的贸易额数据，中东欧国家依旧可大致分为四个梯队：波兰、捷克与匈牙利组成第一梯队，三国是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近五年三个国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均超过了 500 亿美元，其中，波兰与美国的贸易联系最为密切，两国近五年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约 956 亿美元；斯洛伐克、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组成第二梯队，近五年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在 150 亿至 330 亿美元左右；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组成第三梯队，近五年这些国

^① 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另：黑山、匈牙利与美国签订了《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波黑与美国发展金融公司（DFC）签订了投资保护协议。

根据美国经济和商业事务局的数据整理得出。详情可见：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4-investment-climate-statements/>

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大约在 80 亿美元左右；其余的国家则组成第四梯队。^① 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并不完全相同，以匈牙利为例，美国的大部分对匈投资均集中在汽车、软件开发和生命科学领域。^② 就波兰而言，波兰的能源、国防乃至信息技术、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产业前景需求较好，是美国考虑重点出口的行业。^③

美国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保持着密切的投资关系。就波兰而言，美国是波兰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数据，2023 年美国对波兰的直接投资总额为 157.7 亿美元。

^④ 虽然匈牙利与美国尚未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然而根据美国国务院经济和商业事务局的数据，就最终投资者的所属国而言，2021 年美国是匈牙利继德国和奥地利之后的第三大投资者，大约 450 家美国公司在匈牙利开展业务。^⑤ 2023 年美国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总量达到了 160.4 亿美元，与 2022 年相比几乎持平，仅增长了 0.23%。^⑥ 就捷克而言，2023 年美国对捷克的直接投资总量为 46.4 亿美元，较 2022 年减少了 1.2%。^⑦

随着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重要性和地位的上升，美国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家视为其在一系列问题上影响欧盟立场的重要政治资产。尽管欧盟拥有共同贸易政策的管辖权，然而涵盖投资和知识产权的复杂协议仍然需得到成员国的批准。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的跨大西洋倾向较强，而对欧盟战略自主的兴趣较小。因此，美国正努力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联系，以此掌握欧盟的舆论动向、影响欧盟的战略决策。中东欧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也乐于同美国发展经贸关系。总的来说，从双边贸易额和直接投资来看，近年来美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双边经济关系发展迅速。

二、北约框架下的美国与中东欧关系

2024 年 7 月，北约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各成员国庆祝了北约成立

^①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和管理统计局普查局的数据整理得出。详情可见：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H>

^② 美国经济和商业事务局：<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4-investment-climate-statements/hungary/>

^③ 美国经济和商业事务局：<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3-investment-climate-statements/poland/>

^④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s://apps.bea.gov/international/factsheet/factsheet.html#355>

^⑤ 美国经济和商业事务局：<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4-investment-climate-statements/hungary/>

^⑥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s://apps.bea.gov/international/factsheet/factsheet.html#354>

^⑦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s://apps.bea.gov/international/factsheet/factsheet.html#364>

75 周年。这也是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 20 周年。

峰会前夕，位于布拉迪斯拉发的安全智库 GLOBSEC 发布了一份题为《东翼对北约峰会的期望》（Eastern Flank's Expectations from the NATO Summit）的报告。^①报告指出，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是俄罗斯对北约施加负面影响的潜在突破口，北约必须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可能会对联盟的整体稳定产生影响。此次北约峰会中也提到了东南欧和黑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北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等国的政治动荡和不稳定已被一些观察人士视为北约的潜在弱点。

为此，在峰会上，北约重申了加强东翼力量的承诺。目前，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已经建立八个战斗群，并在不断补充兵力和装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国防部长在峰会上签署了关于建立地区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Regional Special Operations Component Command）的谅解备忘录。该司令部将负责规划、指挥和管理北约在黑海地区的特种作战部队。这将有助于加强北约东南翼的防御能力和威慑力。该司令部将在两国之间每两年轮换一次，并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同时运作。

三、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多双边关系

（一）在多边层面：美国支持中东欧地区内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加强合作

美国继续推进黑海安全架构。重点聚焦黑海对地区、欧洲以及跨大西洋安全的重要性。2024 年 4 月 15 日，第二届黑海安全会议在索非亚举行，黑海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及西巴尔干入盟问题直接相关。在黑海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强调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提供支持。布林肯通过视频讲话指出，黑海安全对于确保该地区和欧洲的和平与自由至关重要。他还强调美国和保加利亚在共同打击海外虚假信息方面持续合作，并指出西方提供援助以增强基辅军事能力的必要性。

美国继续加强对巴尔干地区的干预与影响。拜登政府的西巴尔干政策继承了往届政府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呼吁西巴尔干国家进行制度改革等举措。而与往届政府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将安全摆在地区政策

^① Martin Sklenár, Eastern Flank's Expectations from the NATO Summit, June 2024, <https://www.globsec.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7/Eastern%20Flank%27s%20Expectations%20from%20the%20NATO%20Summit.pdf>

的优先位置。2024 年 5 月，黑山承办了欧盟和西巴尔干领导人峰会。负责欧洲及欧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奥布莱恩（James O'Brien）参加了这场以“一个地区，共同愿景”为主题的会议，力图强化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入盟的全力支持。奥布莱恩在访问黑山期间还与该国高级官员会面，讨论双边合作以支持黑山完全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

（二）在双边层面：中东欧国家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并强化跨大西洋关系

2024 年 3 月初，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访问美国。此番访问，欧尔班虽在华盛顿停留，却未与拜登政府的官员进行接触，而是选择在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此后便直抵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进行会谈。会谈后，欧尔班重申对特朗普竞选的支持。拜登颇为不满，抨击此次会谈试图“削弱民主的未来”。事实上，欧尔班是罕见的公开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外国领导人，他很早就将“鸡蛋”放在了特朗普的“篮子”里，2024 大选已经是他连续第三次公开支持特朗普竞选，4 月底他更是表态期待特朗普当选后修复美匈关系。此外，欧尔班还说，如果欧洲人想要“跟上美国人的步伐”，就必须“再次站起来”。他同时称赞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爱好和平”，称自己对他有“101%的信心”，因为他“没有发动过一场战争”。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和总理唐纳德·图斯克 3 月应美国总统乔·拜登的邀请访问了华盛顿。讨论的主题是安全和能源。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与美国总统会晤后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确认若波兰遭到攻击，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援助波兰，《华盛顿条约》第五条是不可动摇的。此次会晤主要话题包括俄乌冲突、欧洲安全和俄罗斯。会晤重要成果是波兰将购买阿帕奇直升机，美国宣布将向波兰提供 20 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 96 架直升机。图斯克还表示，波兰政府将在核能技术领域继续与美国合作。

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 2024 年 4 月访问美国，拜登在白宫接待了菲亚拉。美方称捷克为“坚定、伟大的盟友”。拜登赞赏捷克努力扩大军事预算，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2%，以达到北约标准。在访问期间，菲亚拉不仅会见了美国总统，还会见了国会多名民主党和共和党高级代表，包括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

考尔（Michael McCaul）、民主党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本·卡丁（Ben Cardin）以及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菲亚拉支持美国国会批准对乌克兰、以色列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并强调了该计划对美国盟友的重要性。同时，特别关注军事、安全和能源合作层面，包括但不限于捷克弹药倡议、双边军事协议以及去俄罗斯化的措施。

四、美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展望

首先，在中美全面竞合关系中，美国要想限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就会意图遏制中国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中东欧成员国认为，特朗普当选后，会要求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同美国保持一致，在经济上要求欧盟实施美国的二级制裁，彻底与中国脱钩。美国加速压制欧盟成员国和欧洲企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使得中东欧维持的平衡战略越来越陷入两难的境地，如何在抓住经济机遇和保持与美国同盟关系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考验着每个中东欧国家。

其次，在美欧开展跨大西洋协调中，中东欧国家仍然坚持美国仍将是欧盟的“战略伙伴”，与北约的合作与协调仍是欧盟防务政策的核心。鉴于特朗普“休眠北约”模式的提案，即美国将从欧洲战区撤出大部分军队和能力。欧洲人将成为欧洲领土防御中军事人力的主要提供者，而美国将只是最后的离岸平衡者。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开始运作之际，恰逢波兰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波兰呼吁北约与欧盟、欧盟与美国之间进一步协同合作。波兰并不意图挑战美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也不是要取代北约作为欧洲安全的主要提供者。相反，波兰政府将主张在 NATO 的基础上提供额外的防务资金。而波兰在 NATO 中获得领导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

（作者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与南欧关系的当前态势发展

吉 磊

一、近一年来美国和南欧关系概况

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竞争愈演愈烈，世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美国将中国认定为“唯一既具有战略意图又拥有不断增长的能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其战略重点从欧洲及其大周边向亚洲持续东移。拜登政府以竞赢中国为战略重点，提出以“投资、协同、竞争”为重点，在未来地缘竞争关键性的十年中取得成功。拜登逆转了特朗普从欧洲的破坏性撤退，把联盟重新激活成为中美竞争的关键工具，并且以军事为基础，综合发展了军事、科技、和价值观多个领域的综合联盟制度安排。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拜登政府保持了和包括南欧国家在内的盟友的密切互动，通过拉拢和施压服务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继续借助俄乌冲突重塑欧亚地缘政治经济，不仅趁机强化西方价值观和安全同盟，还捆绑中俄，裹挟盟友，将经济、技术等议题进一步政治化和安全化，“在限制仍然极其危险的俄罗斯的同时优先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

跨大西洋关系是南欧国家外交的关键支柱。在美国拉力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对称的安全依赖、经济的深度依存、政治的多层互动以及社会的历史连结都推动着南欧诸国持续向美国靠拢。同时，由于在地理和经济上的边缘位置和重商主义的外交传统和利益，南欧国家在美国施加的优先议程之外，也努力争取和保持灵活的空间。

过去一年中，美国和南欧国家通过双边渠道以及 G7、北约、跨大西洋五国等多边框架全面互动，不仅安全和经济依赖持续加强，科技协调议题拓展，还包括了移民、药物等跨国犯罪、妇女和残疾人权利、音乐外交等领域的广泛交流。2023 年下半年西班牙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2024 年意大利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以及北约 75 周年峰会期间，南欧国家政府首脑都与拜登进行了线上和线下的交流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副国务卿纽兰、巴斯、费尔

南德斯、维尔马、乌兹拉·泽亚等，代理副国务卿代理萨特菲尔德、助理国务卿皮亚特、奥布莱恩、刘易斯、罗宾逊、西松等先后访问了意、西、葡、希等国。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西班牙外长西班牙外交和全球事务部国务秘书迭戈·马丁内斯·贝利奥、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希腊外交部长乔治·耶拉彼得里蒂斯等南欧国家领导人和高层官员也纷纷访美。

安全领域互动方面，美国和南欧国家在双边和北约及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进行了安全防务合作。美国的协调重点一方面在于欧洲和中东等本地区和临近地区冲突，团结南欧国家对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的政治、军事和财政援助；面对愈演愈烈的巴以冲突，争取对以色列以及实现红海的航行自由的繁荣守护者行动等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企图把亚太等美国战略重点和中国等区域外的大国拉入到和南欧的安全互动议程中。拜登、布林肯、坎贝尔等与意总理梅洛尼、外长塔亚尼、西班牙外长阿尔巴雷斯等多层级多渠道会晤交流中，都涉及台湾、南海等印太安全问题，同时极力渲染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俄乌和巴以等地区冲突加深了南欧对美安全依赖，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在总体支持美国的同时，一方面试图将本国国防现代化、地中海、萨赫勒等地区稳定、设立北约南翼特使、中东北非移民难民问题等优先关切代入与美安全互动中，另一方面在巴以、红海护航等问题上表现出差异化的态度和行动。

南欧国家和美国经贸投资关系紧密，多数国家保持着对美明显的贸易顺差。由于地区安全局势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上升，2024年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对美出口出现大幅下降，顺差收窄。美国与南欧双边和多边经济互动中，除了促进双向贸易投资和经济繁荣外，纳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安全议题，包括反对经济胁迫、能源合作与安全，创新数字经济以及安全、半导体和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等。此外，意大利、西班牙推动了和美国围绕非洲、拉美和加勒比等地区发展问题的讨论和合作。

科技领域，美国也在拓展对南欧的协调与影响，囊括了网络和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人工智能、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太空探索 and 开发等前沿议题。美国 and 意大利举办了首届太空对话，美国-希腊第五次战略对话中，希腊签署了美国主导的太空合作计划《阿忒弥斯协议》，成为继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第三个加入该计划的南欧国家。美国 and 西班牙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和数字对话。

二、经济议题安全化与对华去风险

动荡变革期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泛政治化趋势，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经济交往和经济竞争的过度安全化。炒作中国的经济威胁和经济安全是美国强化与南欧国家关系中重点。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欧洲南部边陲国家的战略地位持续下降。但随着欧洲危机后，南欧国家和中国在经贸投资、一带一路等方面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推动对华经济脱钩的特朗普政府重新加强了对南欧的影响和施压。拜登政府“投资、结盟和竞争”的三分法，即进一步投资美国国内建设，巩固盟友体系以及在“实力基础上”同中国展开公开、公平的竞争，更加凸显了大国博弈之经济维度的重要性。

面对美国的脱钩要求，欧盟提出了“去风险”概念，降低所谓对华经济依赖的威胁，在展现跨大西洋的团结同时避免完全脱钩。南欧国家因其地理区位、政治外交传统和经济较边缘地位在处理对华关系框架上有着相似性，被称为“随和的重商主义者”，体现为轻政治重经济的务实主义导向。在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压力下，南欧国家一方面加强了和美国的政策协调，跟随欧盟的去风险策略，另一方面努力和中国保持稳定和灵活的经济关系。

但近年来国际体系动荡变革的特点进一步强化了外部压力，缩小了行动空间：一是国际体系的冲突性显著上升，大国博弈加剧，美国在俄乌拱火浇油，在中东双重标准，在亚太煽风点火。与南欧交往中，美国利用各种双边和多边渠道捆绑中俄，渲染中国对俄的军事经济支持和在亚太的安全威胁。二是美西方政治外交的不确定性大增，美国总统大选、欧洲国内和欧洲议会选举，都反映出西方内部深刻的矛盾导致高度经济社会分化，以及政治蜕变，对外政策日益复杂而难以预测。内部虚弱导致美欧都更多地通过定义外部威胁转嫁国内矛盾，同时南欧国家也更容易受到美国压力的影响。

意大利是 G7 成员、欧盟第三大经济体和南欧最大的国家，其身份相对特殊性使其在 2019 年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备忘录”后受到美国极大的施压。意大利政治生态也高度碎片化和不稳定，加上对华贸易存在着显著的逆差，使得意大利成为贸易保护和投资审查等欧盟去风险战略的早期支持者和积极实施者。中国议题是 2022 年以来执政的梅洛尼政府和美国互动中的重点，意大利加速深化了去风险政策：一是在 2023 年 12 月正式通知中国不再续签备忘录，同时在 G20 印

度峰会上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G7 普利亚峰会上承诺对洛比托走廊投资 3.2 亿美元，后者是拜登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旗舰项目。二是继续推动欧洲贸易保护和投资审查。2023 年以战略资产安全的名义行使“黄金权力”，意政府直接限制了中国化工作为倍耐力最大股东的业务和治理决策权。2024 年 10 月，意大利总理办公室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对中国化工在倍耐力的影响力进行调查，维护意在汽车等关键领域的国家利益。意大利还是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增关税的主要支持者。

意大利在推动对华经济去风险的同时，仍希望在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上发展对华经济关系，增加对华出口，吸引中国绿色投资。2024 年 7 月梅洛尼访华期间，与中国就促进经济关系的三年行动计划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以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为重点的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意政府反复强调去风险意味着减少政治风险，但仍保持开放的经济合作。

在布林肯与西班牙外长的会晤、坎贝尔与西班牙外交和全球事务国务大臣通话以及北约峰会中，“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威胁”都是美国强调的重点。近年来，面对美国关于经济安全的施压，西班牙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一是倾向于对风险进行范围较小的定义，第二是强调脆弱来源的多元性，三是反复零和博弈思维，强调增强欧盟的开放战略自主。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西班牙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协调推出的报告《弹性欧盟 2030》，指出欧洲既严重依赖中国绿色技术，同时又在数字领域对美国高度依赖。为此，欧盟应加强“开放战略自主”，反对螺旋的保护主义和脱钩。另外，西班牙支持欧盟不断加强各种经济安全工具，但在其国内，仍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主要持正面态度。西班牙积极吸引中国电动汽车投资，并未按照欧盟委员会要求发布高风险的 5G 设备供应商清单，也没有强制禁止高风险供应商。基建方面，西班牙也不认为中国的港口投资存在风险。

希腊和葡萄牙两个较小的南欧国家在欧债危机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都快速升温，近年经济安全问题上也都受到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两国对中国投资采取了越来越谨慎的态度。华为退出了希腊 5G 网络建设。2023 年 5 月葡萄牙也突然禁止了在通信网络中使用中国运营商和供应商，其他运营商也不能使用注册在非欧盟、北约、OECD 成员国的设备或服务，也不能与后者发生联系。希腊和葡萄牙都接受了美国和欧盟的去风险话语，并采取

了一定措施，但这种认知总体上只存在于两国政府高层，并且总体上中国仍被视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希腊和葡萄牙仍尽最大努力与中国保持稳定良好的关系。

三、南欧国家与美国关系的展望

拜登政府以全面遏制中国为战略重点，而经济竞争和经济安全是美国竞赢中国的关键维度，在与欧洲互动中持续游说和施压盟友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化和安全化。在总统大选年，美国继续捆绑中俄，炒作中国对俄罗斯维持战争的支持，同时搅动亚太，渲染中国威胁。南欧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希望在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植入自身的战略重点和利益偏好的同时与美国的主要政策保持一致，因而接受了经济去风险的话语，并采取了具体措施。但除了意大利右翼政府采取了较为积极的保护主义政策，多数南欧国家在希望增强欧盟集体抵御风险的能力的同时，表达了对保护主义的担忧。

特朗普重回白宫将在安全、经济、外交等方面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安全上，特朗普可能快速终止对基辅的军事和财政援助，还准备“鼓励”俄罗斯等国家在不尊重其财政承诺的北约国家“为所欲为”。经济上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可能导致美欧贸易战。他提出，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或 20%的固定关税，认为美欧超过 1500 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不可接受。外交上，单边主义的美国可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等国际多边机制，严重削弱美欧协调。除了希腊之外，多数南欧国家国防支出远低于 2%，并且经济仍有较高的脆弱性，意大利等国严重依赖出口，特朗普执政可能带来重大冲击。国际秩序的持续动荡变革中，美国从自由主义退却，以美国优先为长期主导政策，以交易主义和单边主义为主要外交手段成为趋势。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欧洲将面对一个更加独断自利的美国，中美博弈可能面临更大的站队压力，同时美欧利益和价值差异也会更加凸显，促使欧洲加强内部团结，寻求与中国务实合作。具有现实主义外交传统的南欧国家，仍将寻求政策的平衡性、模糊性和灵活性。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2023-2024 年北欧国家与美国关系态势分析

沈贇璐 张梓翔

一、北欧国家与美国关系态势概述

2024 年，在瑞典加入北欧后，北欧国家集体“北约化”。美国借助北约成员国、北极国家等身份，与北欧地区国家开展更紧密的合作，覆盖军事、网络安全和能源安全等多个方面。军事方面，美国加强了与北欧国家的防务关系，包括与挪威的海上巡逻机合作，以及与瑞典和芬兰的三边合作。美国还重返冰岛，加强了凯夫拉维克军事基地的建设。此外，美国与芬兰、挪威等北极国家签订了新的防务协议，芬兰采购了 F-35 战斗机，挪威购买了 F-35 战斗机和 P-81 海上侦察机，并允许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北欧国家的集体“北约化”打破了北极东西方平衡，使得北欧国家在安全政策上更加趋于一致，并呈现出排他性的同盟化、区域化的特征，意欲增强同盟防御能力、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更倾向于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框架和北约视域下调整对华政策，出现逐步向负面立场趋同的现象。

二、北欧国家与美国多边合作进展

在俄乌冲突和大国竞争带来地缘政治挑战的背景下，2024 年北欧国家和美国在双边关系上和北约框架内更频繁、更密集地开展了一系列合作。5 月 20 日至 21 日，EPINE（在北欧加强伙伴关系）对话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除美国和北欧五国外，还包括了波罗的海三国。此次对话着眼于“地区和全球性挑战”，讨论的议题包括：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以应对俄罗斯的非法战争”、即将进行的华盛顿北欧峰会、应对俄罗斯“在北约领土上的敌对活动”、深化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以及“支持白俄罗斯民主抗争”等事宜。九个国家在对话结束后发表声明，特别提到瑞典在 2024 年 3 月正式加入北约后对 EPINE 框架的积极影响。目前，该框架内的九个国家均为北约成员国，这进一步加强了美国与北欧国家及周边地区的跨大西洋合作。此外，这九个国家还在 5 月召开了网络安全磋商会议，

聚焦“安全性、稳定性、开放性、创新性”、“经济联系”、“政企合作”等概念，应对网络空间的治理挑战。

表 1：北欧国家与美国多边合作会议

日期	内容	参与国
2024 年 5 月	EPINE“北欧加强伙伴关系对话”，讨论进一步应对俄乌冲突，支持乌克兰等。	美国、北欧五国、波罗的海三国
2024 年 5 月	网络安全磋商会议，共同应对网络空间的治理挑战。	美国、北欧五国、波罗的海三国
2023 年 7 月	美国-北欧领导人峰会，将清洁技术和能源安全设为重要议题	美国、北欧五国

此外，为强化关键矿产和能源转型竞争，美国与北欧国家在北极利益问题上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致力于夯实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原材料外交，通过俱乐部模式协调内部矛盾，构建关键矿产北极地区价值链，美国此举的目的就是推动北欧成员加入对俄罗斯的矿产资源制裁，提升自身在关键矿产上的控制权。

三、 北欧各国与美国关系态势

1. 瑞典

2024 年瑞典与美国政府间双边合作涵盖防务、区域安全、科教、环保、能源、医药等领域。在防务和区域安全方面，瑞典政府认为，俄乌冲突爆发后，其安全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024 年 3 月，瑞典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结束了其超过 200 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并成为西方“共同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在与美国双边关系和在北约框架内，瑞典与美国就防务和区域安全密切合作。5 月，瑞典政府递交一份瑞美防务合作协议至瑞典国会，协议“旨在通过加强美国在瑞典的军事存在以加强瑞典的国防能力”，该协议已于 2024 年 8 月生效。

瑞美两国在网络安全等具体层面也有频繁互访和密切交流，如 5 月两国举行的双边“网络和数字化对话”。在科教、环保、能源方面，瑞典教育部长于 2024 年 1 月访美，出席瑞典宇航员进入太空的任务启动仪式，并商讨 STEM 教育研究、科技与人工智能方面的与美合作；瑞典王室成员于 2024 年 2 月访问加州，以促进创新、新兴科技、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双边合作；2024 年 3 月，两国的国际发展部门（瑞典 Sida 和美国 USAID）签署协议，聚焦数字化、网络

安全、食品安全、气候变化和透明性等议题；4月，瑞典与美国签署为期五年的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国大学及研究机构间合作，以及在研究、教育和创新方面的商务合作；两国还于年中达成新的核能发展协议。此外，两国于2024年3月达成了有关癌症研究与治疗的双边协议。

在经贸合作领域，2023年瑞典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共计170.9亿美元^①，与2022年数据基本持平^②，在瑞典出口商品目的地的国家清单中，德国、挪威和美国分别是瑞典前三个出口目的地国家，主要商品包括：核反应堆、锅炉和机械设备；铁路或有轨电车外的车辆及零配件；电器机械、录音机复制机及其零配件；矿物燃料、矿物油、沥青和矿物蜡^③。2023年，瑞典自美国进口71.3亿美元^④，德国、荷兰、挪威和丹麦是瑞典主要的进口来源国，主要商品包括：载人汽车和其他机动车、石油和原油、石油油脂和沥青矿物提取油脂、废油等。

2. 挪威

2024年挪威与美国政府间双边合作涵盖防务、区域安全、资源、人权等领域。2024年2月，两国修改了有关防务合作的协议，计划在挪威新增军事基地，以便于美国和“其他盟国”加强在挪威的军事存在；9月30日，美国国务卿与挪威外交部长在华盛顿会面，重申进一步加深两国关系；美国方面赞赏挪威为乌克兰提供六架F-16战机并提供超过70亿美元“长期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并表达了对“中国帮助俄罗斯加强防卫能力”的共同担忧；除此之外，会面还聚焦了巴以冲突和两国在关键原材料供应链方面的合作。5月，两国发表关于严格限制高浓缩铀的联合声明；10月，两国宣布将与英国、韩国合作加强对非洲中小型农业企业的资助。6月，美国总统人质事务特使罗杰·卡斯滕斯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讨论“非法居留和人质劫持”问题。

在经贸合作领域，2023年挪威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共计63.8亿美元^⑤，比2022年出口数据增长了12%^⑥。在挪威出口商品目的地的国家中，英国、德国、

^①参见 [Sweden Exports to United States - 2024 Data 2025 Forecast 1992-2023 Historical](#)，访问时间：2024年11月29日。

^② 参见 [United States \(USA\) and Sweden \(SWE\) Trade | 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访问时间：2024年11月29日。

^③ 参见 [Sweden | Imports and Exports | World | ALL COMMODITIES | Value \(US\\$\) and Value Growth, YoY \(%\) | 2012 - 2023](#)，访问时间：2024年11月29日。

^④ Ibid.

^⑤ 参见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imports/norway>，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⑥ 参见 <https://oec.world/en/profile/bilateral-country/nor/partner/usa>，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荷兰、瑞典是挪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商品内容包括：石油、原油、鱼类、沥青矿物油、废油等。^①2023年，挪威自美国进口73.5亿美元^②，较2022年显著上升37%，并且形成对美贸易逆差。德国、中国、瑞典和美国是挪威主要的进口来源国，主要进口商品包括：载人车辆和其他机动车、非原油的石油和沥青矿物油、废油、无光泽镍、氧化镍烧结矿及其他镍冶金中间产品（矿产）等。

3. 丹麦

在防务方面，美国与丹麦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的国防贸易关系；美国通过增强丹麦作为北约盟友的军事能力来支持自身国防工业基地，其在外国军售计划（FMS）下，向丹麦提供了价值约22亿美元的美国原产国防品和服务；近期的重要销售项目包括MH-60R“海鹰”多用途直升机、AN/AQS-22空中低频声纳系统和声纳浮标、标准导弹（SM-2 Block IIIA）以及AIM-120 C-7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俄乌冲突爆发后，丹麦在北约防御体系内的参与度也显著提升。2024年，丹麦和美国也有频繁的双边互访：2月，美国全球粮食安全特使凯瑞·福勒与丹麦政府官员以及研究机构和发展组织的代表在哥本哈根会面，讨论如何通过适应性作物应对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3月，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在华盛顿会见了丹麦官员，强调了美国与丹麦的关系“对北大西洋地区和红海的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华盛顿北约峰会；11月，美国有关官员访问丹麦，讨论两国在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科技合作；同月丹麦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仪式上成为“阿尔忒弥斯协定”的第48个签署国，美国对此表示“欢迎”。

在经贸合作领域，2023年丹麦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共计118.3亿美元^③，比2022年出口数据有所下降^④。在丹麦出口商品目的地的国家中，德国、瑞典、荷兰、挪威和美国是丹麦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商品包括：药剂、人血、动物血、抗血清、疫苗、猪肉、石油等^⑤。2023年，丹麦自美国进口商品的总额为55.4亿美元^⑥，较2022年显著上升，德国、瑞典、挪威、荷兰和中国是丹麦主要的进

^① 参见 <https://trendeconomy.com/data/h2/Norway/TOTAL>，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② Ibid.

^③ 参见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imports-by-country>，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④ 参见 <https://oec.world/en/profile/bilateral-country/usa/partner/dnk>，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⑤ 参见 <https://trendeconomy.com/data/h2/Denmark/TOTAL>，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⑥ Ibid.

口来源国，主要进口商品包括：石油、载人汽车和其他机动车、药品、石油等。

4. 芬兰

与瑞典类似，俄乌冲突后芬兰出于对安全形势的考量加入北约，并不断深化与美双边关系和在北约框架内的合作。4月，美国和芬兰签署谅解备忘录，扩大“打击外国信息操纵”的合作，美国方面指这份谅解备忘录“在芬兰加入北约一周年之际签署，代表着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团结起来，共同保护一个开放、基于事实和有弹性的全球信息环境”；5月，美国有关官员访问芬兰，商讨两国在网络、数字化等方面的科技合作；10月，美国官员访问赫尔辛基，会见其“最新的北约盟国之一，以加强长期的防务合作并应对共同的地区安全挑战”；同月两国又进行磋商会议，着眼印太地区安全形势，表达了对台海形势和朝鲜参与俄乌冲突的关注和担忧；11月，美国官员又赴赫尔辛基参与“圆桌会议”，关注太空安全和人工智能军用问题，强调对“国际准则”的遵守。除此之外，2024年两国在人权方面也有密切合作，包括性别平等、残障人士权利等议题。

在经贸合作领域，2023年芬兰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共计90.6亿美元^①，与2022年出口数据基本持平^②。在芬兰出口商品目的地的国家中，美国、瑞典、德国、荷兰和中国是芬兰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商品内容包括：核反应堆、锅炉、矿物燃料、矿物油、电器机械、录音机和腹直肌、纸和纸板等^③。2023年，芬兰自美国进口44.6亿美元^④，较2022年显著上升。德国、瑞典、中国、挪威和美国是芬兰主要的进口来源国，主要进口商品包括：矿物燃料、沥青、核反应堆、电气机械、车辆及零配件等。

(作者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瑞典语专业负责人；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瑞典语专业学生)

^①参见 <https://trendeconomy.com/data/h2/Finland/TOTAL>，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②参见 <https://oec.world/en/profile/bilateral-country/usa/partner/fin>，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③参见 <https://trendeconomy.com/data/h2/Finland/TOTAL>，访问时间：2024年11月30日。

^④ Ibid.

附录：

表 1：北欧四国与美国签署双边防务合作协议（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补充协议一览

挪威	瑞典 ^①	芬兰 ^②	丹麦 ^③
2021 年，与华盛顿特区签署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SDCA）； 2022 年夏，挪威议会批准了该协议。	2024 年 8 月 15 日，瑞典-美国《防务合作协议》（DCA）生效，为双边和北约框架内更紧密防务合作铺平道路。	2022 年 8 月，就新的《防务合作协议》（DCA）展开谈判，2023 年 10 月芬兰总统批准谈判结果。	2023 年 12 月，经过 8 个月的磋商，丹麦和美国就《防务合作协议》（DCA）达成一致，扩大了在丹麦领土上开展合作活动的可能性。

表 2：北欧四国 2023 年出口额和主要出口市场汇总表

	挪威	瑞典	芬兰	丹麦
出口额	1760 亿美元 （巨大贸易顺差）	1976 亿美元	820 亿美元 （贸易逆差）	1360 亿美元
主要出口市场	英国（19%） 德国（19%） 荷兰（8.3%） 瑞典（7.7%）	德国（10.2%） 挪威（9.22%） 美国（8.63%） 丹麦（7%） 芬兰（6.87%）	美国（10.9%） 瑞典（10.5%） 德国（10.4%） 荷兰（7.98%） 中国（4.48%）	德国（13.1%） 瑞典（7.94%） 荷兰（5.53%） 挪威（5.01%） 美国（4.74%）

表 3：北欧四国 2023 年自美国进口额和主要进口来源汇总表

	挪威	瑞典	芬兰	丹麦
进口额	960 亿美元	1930 亿美元	830 亿美元	1263 亿美元
主要进口来源国	德国（11.3%） 中国（11.1%） 瑞典（10.8%） 美国（7.5%）	德国（16.6%）、荷兰（10.7%） 挪威（10.3%）、丹麦（6.37%） 中国（5.66%）、比利时、芬兰、波兰、法国、美国	德国（13.3%） 瑞典（11.3%） 中国（9.31%） 挪威（7.68%） 美国（5.37%）	德国（18.8%） 瑞典（11.5%） 挪威（9.97%） 荷兰（8.88%） 中国（6.14%）

^① 参见 [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 Government.se](https://www.defence.gov/News/News-Story.aspx?NewsID=25342)

^② 参见 [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CA\) -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https://www.uta.fi/en/press-releases/2023/10/2023-10-20-new-defence-cooperation-agreement-between-finland-and-the-us)

^③ 参见 [New agreement strengthens defence cooperation between Denmark and the United States](https://www.defence.gov/News/News-Story.aspx?NewsID=25342)

